

李日華著
六硯齋筆記



下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十八種 —

李日華(竹嬾)著

六硯齋筆記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店總經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十八種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六日初版

六硯齋筆記 全三冊

分售：定價大洋八元

著者 李日華

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六硯齋二筆 卷一

古秀竹巖李日華著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校

唐周繇送人尉黔中詩句云。公堂飛白鳥。官俸請硃砂。不徒見彼土風物。而官貧事簡之意。亦脩然自見。且氣象悠邈。絕無刻索之迹。所以爲五言佳境。憾繇詩不多見耳。

庚午九月一日。買得菊三本。置之庭下。得一詩云。杪秋纔一日。買菊已三枝。黃紫初相映。高低各互持。倒罇香欲入。囊枕夢應遲。風雨南牕下。閒箋彭澤詩。

靈飛散方雲母十斤。成煉者。茯苓半斤。柏子仁七兩。續斷七兩。石鍾乳七兩。菊花五兩。朮四兩。乾地黃十三兩。桂七兩。凡九物。治下篩訖。以天門冬一斤。吹咀絞汁。以丸此藥。汁多和之。汁少溲之。着銅器中。懸着甑下。蒸黍米下。一斛二斗熟。出藥曝乾。更治令細篩。服一方寸匕。十日身輕。二十日耳目聰明。七十

日頭髮白反黑。故齒皆去。若落去者。取藥二十七。以白蜜和之。搗二百下。丸如梧桐子。可得八十一丸。曝令燥。視丸表裏相見。如明月珠。或似螢火精珠。或赤或白。如仙人隨身常所服藥也。欲令頭髮時生者。日服七丸。至髮不白不落。若入深山不食。亦可作此丸。日服七丸不饑也。若髮不落未白。但可服散。壽六百年不白。凡作此靈飛散服之。三日力倍。五日血脈盛。七日身輕。十日面目悅澤。智慧聰明。十五日力作不知極。徐行及馬。二十日不可復當。三十五日夜視有光。

仙家作初精散。用茯苓松脂石鍾乳三味。作凝靈膏。用茯苓松脂松子中仁。柏子中仁。四味皆世間常有之物。唯制煉之法。極精勝耳。

罽賓國有首蓿草木者。形如芋。人病盲。兩目空盡。絞其根汁而服之。煮其莖葉爲膏。傅空爛中。七八日許。則更生珠瞳。此抱朴子內篇所載也。金華人吳去凡者。與余遇於武林昭慶寺。自言有奇藥。可重生目瞳。其得此首蓿草木耶。抑妄言之耶。

高麗醫人治疾。用藥止一味。兩味至三味。則極多矣。未有至四味者。蓋藥

性專則達。二則濟。三則調。四則參與制。再多則相牽而不能奏功矣。偶傳瘧痢二方。甚簡而驗。今錄於此。治痢止二味。色白者患寒。用生薑一兩。細茶五錢。色赤者患熱。用細茶一兩。生薑五錢。赤白雜者。薑茶各五錢。河水二碗。煎至一碗。溫服。瘧疾不論久近。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溫服即愈。

脾有九孔。橫五孔。豎四孔。以應外之九竅。人能固得元氣在脾。則外九竅永絕出入息矣。

凡人身中元氣常從口鼻中出入。使丹田常滿。即不至饑。其神清明。求死不可得也。一日一夜總有六時咽氣。子寅辰午申戌。丹田開受。

骨湧面白。血湧面赤。髓湧面黃。肌湧面黑。精湧面光。氣湧面澤。光澤必根於精氣。所謂晬然見乎面也。

初道務清務靜。無強無長。

枕高肝縮。枕下肺蹇。以四寸爲平枕。枕席柔爽。其息乃長。氣至身漸寒。欲驚。安心定慮。勿使之驚。聽氣之所爲。

道氣久。精神振之。其形自舉。謂之輕舉。以上七則俱顯道經。

大道之要無爲而自然。術之祕者符與炁藥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地之真信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

江淮異人傳載沈汾侍御隱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愕然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曰。苟若爾。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我欲觀之。妾初不肯。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旣而挾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袂而哭。畢視之。汾已卒矣。竹懶曰。禪者參方入定。極平生之力。然後得坐在立亡。以爲明驗。汾但云樂道。不著有參學之功。何以能灑脫遊戲。乃爾耶。其平日常未可測也。

晦翁行草一帖。粉箋書。瘦勁疎秀。用唐法。語云。熹再拜。上白提舉文賜書云。亦欲過定海。恐已到。幸爲致問訊意。尊堂恭人。伏唯尊候萬福。眷集均休。恭叔尙未到。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誠之在此相聚也。熹再拜上白。宋景濂細楷跋云。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玩。濂雖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尙未到。只文叔到已兩日。

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脩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爲五類。周官則駕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次而弗措。誠之尤澹軒也。澹軒蚤從張宣公遊。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啻應龍遊乎玄問。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耶。前史官金華宋濂題。又一跋云。我徽國文公雖不役志於臨池之學。而講道餘閒。頗亦留意筆札。以故伸紙行墨。皆有法度。其真蹟之流落人間者。尤爲世所寶玩。况其片言隻字。皆至理所寓耶。此帖浦陽鄭君仲涵所藏。宋先生爲之題識。其左因帖中言及潘恭叔文叔游誠之三人者。遂歷敍三人平生學力之所至。以示仲涵。得無深意乎。蓋仲涵太史門人也。篤學而嗜古。必得因太史之所指示而感發焉。而以古昔師友之所相從者以自期。不獨寶玩其筆墨而已也。後學義烏朱世濂謹題。

嘗疑廓填二字不得解。偶閱陶貞白上梁武論書啓中有云。摹者所採字。大小不堪均調。廓看尙可。廓看者。廓填而看之也。古人於名蹟或廓之使大。或縮之使小。縮之小者。玉枕禊帖也。廓之大者。顏書畫像贊也。

陶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

陶云。右軍好蹟。皆是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或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晚年之譏。竹懶曰。書法不論真草。必貴精緊。而懲散緩。所以唐文皇極排子敬。蓋貞白前已發之矣。

石虎時。華林苑中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一尺。勾鼻桃重二斤半。揚州獻黃鵠雛。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汎之玄武池中。忽化爲龜。

鹽官有一前輩。忘其名。梓行文集曰。繫川集。時有數友。指問繫川繫何所。余時應之曰。此非大川水經地誌諸書所不載。當是此公宦處小水名耳。髣髴

記是秦隴。當時以未得確據爲憾。今日閱前秦錄。符登遣竇衝自蔡川趨長安。則一確驗也。

子昂楷書參同契一卷。筆法寬和流利。不甚莊栗。有輕裘緩帶之風。而從首迄終。無一惰筆。又起伏聯貫。若一時書完者。純熟之極。幾於化矣。款云。至大三年。歲在庚戌春仲。吳興趙孟頫書。顧金粟一跋。亦作精楷。如永興破邪論。皆墨筭中瓌寶也。跋云。古之善書者。雖下筆輒妙。然紙墨不佳。終多滯澁。此孫過庭所謂書有五乖。其爲病一也。余見松雪公書多矣。此卷獨得白宋紙。堅細潤滑。瑩然如玉。宜其書之化而不羈。終七千餘言。而無一滯筆也。書法本師二王。而出入北海。如老將用兵。奇正沓出。並皆神妙。豈不爲希世之珍哉。玉山顧仲瑛識。

程季白蓄韓滉五牛圖。雖着色取相。而骨骼轉折。筋肉纏裹處。皆以粗筆辣手取之。如吳道子佛象衣紋。無一弱筆求工之意。然久對之。神氣溢出生。所以爲千古絕蹟也。趙文敏再三題之。真其所寶秘者。初題云。余南北宦游於好事家。見韓滉畫數種。集賢官畫有豐年圖。醉學士圖。最神。張可與家堯民擊

壤圖。筆極細。鮮于伯幾家醉道士圖。與此五牛皆真蹟。初田師孟以此示余。余甚愛之。乃知爲趙伯昂物。因託劉彥方求之。伯昂欣然輟贈。時至元廿八年七月也。明年六月。攜歸吳興。重裝。又明年。濟南東倉官舍題。二月。旣望趙孟頫書。右唐韓晉公五牛圖。神氣磊落。希世名筆也。昔梁武欲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絡首。一自放於水草之際。梁武歎其高致。不復強之。此圖殆寫其意云。子昂重題。

此圖僕舊藏。不知何時歸太子書房。太子以賜唐古台平章。因得再展。抑何幸耶。延祐元年三月十三日。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趙孟頫又題。

善相馬者。不於驪黃牝牡。而於天機。余謂觀畫亦然。海虞鄒君君玉示余五牛圖。有步者。齧者。縱時而鳴者。顧而譴者。翹首而馳者。其天機之妙。宛若見之於東臯西壟間。亦神矣哉。吳興趙文敏公以爲唐韓晉公所畫也。品題再三。至稱爲希世名筆。蓋有得於此矣。君其寶之。至正十二年二月七日。魯孔克表題。

竹懶曰。余於項宏甫齋中。見晉公一吐舌牛。身形大小如人家所蓄。狸奴

舌闊寸有二分。正面垂下如半月。殷紅色。兩目炯然。大有神氣。亦非常奇作也。

客持示趙松雪書麻姑壇記。趙仲穆書苻讀書城南及司馬溫勸學語二則。共一卷。倪雲林跋云。今年四月十九日。余自華亭過松陵之甫里田舍。天氣驟熱。遂留度夏。隣有張君德常德機賢伯仲。伯子多畜名蹟。而希會面。名蹟亦罕以示人。幽居嘿嘿。如潛逃而已。乃子元度。亦不肯相過。招邀數次。不過屢勉一來。六月十六日旱久而雨。一雨浹旬。茅屋上漏下濕。獨坐唯有悲歎。因寄詩曰。積雨不能休。漂搖使人愁。哀吟四壁靜。病臥百虫秋。何人肯相念。載酒一消憂。幸有呂張叟。清詩遠見酬。余六月末病臂創足痛。呻吟幾及旬。故云。七月四日。雨止風靜。雲翳開朗。泥潦尙沒足。忽叔子來訪。元度踵武亦至。攜趙榮祿此卷。及其子趙雍遺墨。以怡悅老眼。納甕牖之涼颼。臨碧江之湍激。相與玩詠不已。因自念老景侵尋。親朋淪落殆盡。雖近在跬步。如張君伯仲父子。向不得數數晨夕。况二趙墨宿光芒。昭回霄漢。夢寐亦所不睹。安得不見其遺蹟而喜忭哉。遂記其後。以寫余之憤憤焉。歲己酉倪瓚題。詩改後四句。開門望原野。江湖

儻交流。誰能載美酒。爲我散煩憂。

胡澹庵論秦檜王倫札子。千古快其議論。然實其友范璿筆也。璿字舜文。豐城人。政和進士。歷州縣有治績。太守魏玘上其十事。高宗召見便殿。極言戰國之事不足法。弔伐之師所當舉。言極剴切。又因劉琦順昌之圍。檜無救意。乃披胸示檜。正色觸之。檜怒。請祠三任。主管玉隆觀而卒。澹庵見其語。慙直。上必取禍。念其親老。遂自疏名上之。

倪元鎮龍門獨步圖。爲復庵和尚寫。山廓頗巨。用筆極細。墨法亦澹。一松軒仰。一櫟傍之。而當路隅。一僧昂然行其下。蓋寫張伯雨詩中所謂斷江恩公也。雲林題云。恩公昔住天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脚力。右肩褊袒喫櫻桃。此詩乃伯雨外史訪斷江恩公詩也。余與外史有師友之義。己巳歲。余訪復庵。留山中者數日。復庵誦此詩不輟口。余旣寫圖。遂書於其上云。倪瓚。夏英公竦在洪州。革去師巫一千九百餘戶。勒令改業歸農。所有首納袄。妄神象符籙。神衫神仗。魂巾魄帽。鐘角刀笏。紗羅等。一萬一千餘事。悉令焚毀。夏雖儉狹。然亦幹濟能品也。

徐節之攜畫一軸來就鑒定。乃故朱山人肖海物也。余廿年前見之矣。作兩松聳挺。一松橫偃。貫其脅。枝梢上下籠罩。松針亂撒。極有古氣。內層作墨葉。樹一。膠枝櫟樹一。中段低巒映帶。坡畔一翁。橫舟而釣。余定爲元人筆。而松根露白處。已有作李成二小字矣。蓋特翦去上幅原題。而以此眩價耳。因試呼兒亨示之。亨曰。此曹雲西倣郭熙筆也。余深賞其鑒真。

孫綽爲著作郎。自於暗中見所使筆。吐光如火。杜少陵作詩句精絕者。其子宗武每覺紙上作金字。此皆文章精氣所結也。

梁有太常丞唐堯。漢有臨武長虞舜。

誠道元號覺隱。乃元僧四隱之一。品局高潔。能書畫。託稱蜀時。矧翁筆而已。特題之。然實其自筆也。有題語云。矧仙必覺隱。題而後着筆。題就則矧仙亦至矣。乃有一奇。特覺隱喫飯。矧仙不舉箸。只靜坐。覺隱放箸。矧仙亦飽。有時矧仙飯。覺隱亦飽。每拈此人皆不解。蓋禪宗所云。有一人終日喫飯。未曾咬着一粒米之謂也。山水學巨然。翎毛竹石。俱有灑脫之韻。是有得於道。而簸弄精光於筆墨間者。

子昂行書詩一幅。不知子昂作。或書古人作。其語氣似白樂天陸放翁。余極愛之。因錄於此云。山石瑩礪行逕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粗糲亦足飽我饑。夜深靜坐百虫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綠紛爛熳。時見松櫟皆十圍。當流赤脚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何必局束爲人羈。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張句曲澗阿詩。行書當五錢大。極雄快沉着。詩亦豪邁。詩云。駕壑流安尺宅。客來如入市。簷壺百年身。外樗蒲局。四月山中櫻筍廚。雉雊烟叢朝日上。魚潛瓦影夕涼初。自餘眠食都忘念。更擬求觀後世書。後幅楊鐵笛。又作縱橫百餘字跋之。

蘇文忠竹石一卷。有題跋絕俗。神品也。錄之。

昔歲余嘗偕方竹逸尋淨觀長老。至其東齋小閣中。壁有與可所畫竹石。其根莖脈縷。牙角節葉。無不臻理。非世之工人所能者。與可論畫竹木。於形既不可失。而理更當知。生死新老。烟雲風雨。必曲盡真態。合於天造。厭於人

意而形理兩全。然後可言曉畫。故非達才明理。不能辨論也。今竹逸求余畫竹。因妄襲與可法則爲之。并書舊事以贈。元豐五年八月四日。眉山蘇軾。

子瞻先生於元豐己未。自徐州移任吳興。日訪諸公高隱。談詩較墨。興至輒點染竹石。詞翰隨贈所喜。若匪人。雖乞弗與也。越三載。壬戌。先生責黃州。僕亦有事於黃。竹逸方君寄此卷素。以乞先生竹石。至則先生往蘄水。俟旬餘始還。得拜覲於臨臯亭中。握手問故。飲半劇。述前望遊赤壁之勝。起而撫松長嘯。朗誦赤壁賦一過。僕知先生興酣矣。遂出卷頂懇蒙慨然揮灑。復書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溪橋上解鞍少休。西江月詞一闋賜僕。捧視竹若紫鳳迴風。石如白雲出岫。書則豪放軼宕。如快馬斫陣。而步伍自存。僕愧不知書。不敢管窺臆贊。然如釋迦牟尼。現丈六金身。雖至愚至幼。靡不合掌稱佛者也。因識始末。并錄先生詞以歸竹逸云。照野瀾瀾淺浪。橫空暖曖微霄。障泥未解王驄騎。我醉欲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瓊瑤。解鞍欹枕綠楊橋。杜宇數聲春曉。武林金鏡敬跋。

石曼卿擘窠書古松詩。筆法雄肆而慄。有諸跋。

直氣森森恥屈盤。鐵衣生澁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蒼蘚靜緣離石上。綠蘿高附入雲端。報言帝室掄材者。便作明堂一柱看。士大夫豪宕奇崛者。爲文必峭拔清遠。閒放者。有句必高妙。故梅詩之疎影橫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之半天風雨。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謂寫情非難。狀物爲最難。過於體做。或失之俗。略於比喻。又失之泛。必渾然天成。它物不足以當之。斯爲美爾。曼卿平生。意氣卓犖。多慕古人奇節偉行。其見於辭章之末。又肯爲兒女子軟媚語邪。梅聖俞以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非矣。節推趙公得真蹟於袁正肅之仲弟木叔。而刻之石。二百年來。陵移谷遷。何物不爲塵土之歸。而此刻至今存焉。半雲翁性尤嗜古賢遺墨。購求至富。故此紙亦在篋藏。故物之列。家旣析異。又幸心可得而寶之。造物者若有私焉。嗚呼。故家遺物。歷年之久。而卒獲所歸。有如此帖者乎。敬書此以識余感。歲在玄默敦牂夏五月望。比山老樵黃慘敬書。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蹟。禮部尤尙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大江橫之句。歐陽

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猶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詩。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四明樓鑰。

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籌筆驛詩刻。流轉入郡衙中。師夏請于使君。得復舊貫。暇日過袁君木叔家。見古松詩筆。其嚴密勁健。尤爲卓絕。因摹刊之。以爲籌筆驛詩刻之對。曼卿翰墨不多見於世。藐然從事之。廬破屋數間。雖不足以避風雨。二刻屹立其中。未可以爲陋也。又得文昌樓公爲之題識。益光榮矣。木叔之先君子。好奇嗜古。所蓄前輩遺墨甚衆。此其一耳。慶元己未上元日。古汴趙師夏書。

曼卿號詩豪。發奇索幽秘。對語禽關樂。生香花交樹。翕然伊洛間。妙絕稱者亟。清放挾滑稽。其風如晉靡。馬逸遭躓墮。云賴石學士。狂調烟花館。弗愧街司篋。落考褫鞞袍。坐笑傲羣恥。作詩喻罷進。遺韻寓諠旨。排闥就錢愚。博飲略汝爾。卒與劉潛醉。囚巢籠自儼。止酒迨遵戒。枯渴遂及死。蒼筆留松篇。心

畫森規矩。躡顏復涉柳。廡隅攝神鬼。古以畫觀人。無乃倒非是。獸狎怒虎兇。武庫耀戟檠。當時朱夫子。不害曹瞞體。道德百代師。朱紫曷足訛。曼卿貴在外。紫陽衷則匪。我今罔異同。口舌吾過矣。拙肘嘆莫學。聊以指運几。緣辭更高諷。謾松風起。其人當不亡。或在蓉城裏。後學長洲沈周。

米書崇國公墓誌銘。純用虞褚筆意。由其平日熟爛文皇哀冊。暨汝南宮主碑。而不覺流注腕下耳。柳貫以爲出蘭亭。亦溯源之論也。

張伯雨書性極高。人言其請益趙魏公。公授以李泰和雲麾碑。書頓進。日益雄邁。余以爲魏公平日學泰和。得其舒放雍容。而伯雨獨得其神駿。所以不同。吾非短趙。趙學勝。張資勝。此骨髓之論。未可與掇皮者言。

米元章有東與人論縛筆須象管。以其遲重而滑。作字有力。而運轉便也。又云。用久雖有裂紋。俱橫裂。無直透者。我有三管。可用至六十九。此我止年也。可預記之。不妄也。書係行法。皆真蹟。亟索史傳攷之。元章六十二而卒。較所記虧七年。以感應篇增減法論之。元章何過而遽減至是耶。將毋資性顛逸好奇。乃姑妄言之。而不責應耶。

華嚴吞海集如來十身相海品云。如來國度身有大人相名筆雲。用羊兔毛爲體。常放黑摩尼光明。令諸衆生書寫善事。余深諦之。悟知世間種種建立。咸仗佛威光出現。蓋不獨史皇次仲具有神變。卽歷代工書若鍾索二王虞褚顏柳。無非從黑牟尼光中證果者。誰云翰墨爲小技哉。壬申三月晦前三日。於北牕濃綠中。試宋睿思殿紫端大硯書。時入夏已十日矣。

佛談般若。卽是人心靈智云。其體無外。而其用廣狹隨時。如登高崗。俯察百里形勢。則此智彌漫百里。及穿針時。則束注鍼孔中。寫字時。卽於筆尖上透露。作無量神變。余喜其語。可爲臨池家三昧也。

梅道人做荆浩。寫漁舫十五。中段樹石一叢。前後山嶼。遠近出沒四五疊。余兩見臨本。至今壬申三月。始見真者。氣象煥如也。梅老題云。余最喜關仝山水。清勁可愛。觀其筆法。出自荆浩。後見浩畫唐人漁父圖。有如此製作。遂倣爲一軸。爲人求去。今復見之。不意物之有遇時也。一日准仲持此卷來命識之。時昔之畫今之題。殆十餘年矣。流光易謝。悲夫。至正十二年七月十日。梅道人書於武塘慈雲之僧舍。又畫上方。每舫題一漁家傲詞。瀟灑超逸。逼真玄真子口。

吻亦道人所製。書作藏真筆法古雅。有餘詞云。碧波千頃晚風生。舟泊湖邊一
葉橫。心事穩。草衣輕。只釣鱸魚不釣名。一收却絲綸歇却船。江頭明月正團圓。
酒瓶側岸花懸枕。着簑衣。和月眠。二輕風細浪漾漁船。碧水斜陽欲暮天。看白
鳥。下長川。點破瀟湘萬里烟。三閒情聊爾寄絲綸。處處江湖着我身。波似練。髻
如銀。欲釣如山截海鱗。四極目乾坤夕照斜。碧波微影弄晴霞。舟有伴。興無涯。
那個汀洲不是家。五近日何人是我隣。滿川鳧鳥最相親。雲浩浩。水鱗鱗。青草
烟深不見人。六舴艋爲家無姓名。胡盧世事過平生。香稻飯軟蓴羹棹。月穿雲
任性情。七雪色鬚髯一老翁。能將短棹撥長空。人愛靜。浪無風。宜在五湖烟雨
中。八綠楊初睡暖風微。萬里晴波浸落暉。鼓枻去。唱歌回。驚起沙鷗撲鹿飛。九
年來情況屬漁船。人在船中酒在前。山歷歷。水涓涓。一曲清歌山月邊。十風攪
長江浪拍空。扁舟蕩漾夕陽紅。歸別浦。繫長松。出自風恬浪息中。十一一個輕
舟力幾多。江湖穩處載漁蓑。撐皓月下長波。半夜風生不奈何。十二殘霞一縷
四山明。雲起雲收陰復晴。風脚動。浪頭生。聽取虛蓬夜雨聲。十三釣擲萍波綠
自開。錦鱗隊隊逐釣來。消歲月。寄芳懷。却似巖光坐釣臺。十四桃花水暖五湖

春。一個輕舟寄此身。時醉酒。或垂綸。江北江南適意人。十五

覺隱寫石與茭蒲溪鳥最妙。又作疎林平遠。託埽仙筆題云。蜀時埽公作畫。覺隱題印。又題云。余嘗為此卷。埽仙亦到。埽仙喜。遂援筆寫此圖。余因題此詩。日暮東溪上。秋深景寂寥。葉稀林影薄。水落岸痕高。野燒明江嶼。漁舟入浦橋。故人烟水隔。悵望首空搔。

覺隱又喜作狂草。所書吳江長橋歌一首。極雄宕可喜。

德林禪人喜拈五宗機語。勘驗士大夫。崇禎辛未秋。余與同住廣林庵者旬日。每摩牙而爭。意不相下。遇觸着處。未嘗無得。亦未嘗實有得也。於其別也。一絕贈之曰。一番落草一迷蹤。渴豹饑獅薦面逢。咬盡骨滓無點汁。且拋話櫛聽松風。

禮曰。獻鳥者。佛之註云。佛者戾也。戾轉其首使左右。向不令當人也。闢佛先生得此大喜曰。夷教之背戾。佛固已自號矣。宜其滅棄倫常。毀壞形體。事事反常。不可施於中國也。竹懶曰。子之攻佛巧矣。然實妙得佛心。佛當拜子以謝。闡發之精且要也。何也。佛以人之念念耽着於有。有我。有人。有衆生。有壽者。有

三界有勝有劣。有是有非。有愛有憎。有譽有毀。有苦有樂。有生有死。有起有滅。以至無不有。而身心爲有所縛。隨有所轉。入輪迴中。不能脫離。故作戾轉之法。種種救之。如居東土而指西方。現有生而說無生。具耳目口鼻。而尋父母未生前面目。皆是戾轉之意。無非欲人掇轉念頭。別作區向。乃有出離分耳。是以佛雖十號圓成。而行於此方者。唯佛之一字。震天動地。萬口宣揚之。莫之有二也。自學佛之徒。失於料揀。以覺訓佛。而佛之真旨隱矣。凡以石攻玉者。益玉之潤。以刀刮金者。增金之光。以儒書字義闢佛者。彰佛之妙。此類是也。

張來儀羽元。潯陽人。博學有高致。善畫。以摩詰爲宗。世不多見。周敏仲攜示一卷。雲林蕭疎。烟岫出沒。乃平遠之佳者。來儀詩澄淡婉逸。與徐幼文張伯雨並行。卷中有懷友詩二十三首。人占其一。然獨及倪山人瓚。而幼文輩不與。想此詩作於斬黃盜起後。各自避戎離散。因而興懷。故所舉不同耳。來儀書法纖婉有異趣。髣髴謝莊月賦。亦墨寶中結璘火齊也。詩本集逸去。今錄於此。

懷友詩有序云。周道方殷。猶歌伐木。陶情無慕。尙賦停雲。况屬時艱。久乖朋好。欲擴契闊。實藉篇章。自牛文學而下。得廿三首。因懷成詠。不以爵壽爲

序。徐需續賦。用繼末篇。

牛文學諒。北人南住久。學苦不求知。多難居家少。無媒擇婦遲。名高登第後。俸歇喪親時。離合雖常有。今成異國悲。

馮明府允實。單騎之山縣。留家傍海居。政諳因久仕。祿薄似前除。并稅科名外。公田宿滂餘。亂離無處問。斜日下烟墟。

王主簿欽。官小常拘格。家貧未稱閒。好吟攻近體。避謗喜清班。積雨平湖浪。斜陽遶郭山。傷心舊遊地。并在亂離間。

韓徵君相。念君多苦節。亂後竟悠悠。古巷青襟散。空闌白髮愁。近書無片紙。舊業有扁舟。最憶相尋處。柴門獨樹秋。

華孝廉野。破宅臨湖住。閒身過鶴長。逢人矜俠氣。遇難恥儒裝。有婦頻修藥。無兒解捧觴。從來多遠志。今日在何鄉。

陳茂才恂。記誦通三傳。科名行輩期。蚤孤能育弟。自學豈勞師。問字尋村遠。收書出郭遲。可憐逢亂日。名姓少人知。

陳進士堯咨。憶得前春裏。尋君晚野烟。短橋青舫外。疎柳白門前。詩禮由

先世科名及少年。從來風骨瘦。亂裏定誰憐。

莫秀才世安。蚤歲無知己。儒宮作椽來。兼精唯律學。漸富是詩才。白日書中盡。青年鏡裏催。平時猶闕養。遭亂更堪哀。

方曹長彝。作吏風塵際。長懷隱遁情。偷閒頻謁告。厭俗擬歸耕。月幌留賓臥。花宮請客行。舊書空滿篋。欲讀怕沾纓。

牟記室魯。蜀人吳郡住。文采擅儒林。漫赴諸侯辟。時操本土音。空談通外學。薄祿愧初心。憶爾添惆悵。令人欲解簪。

葉校書廣居。載筆趨戎幕。風塵折壯懷。相如才本富。方朔語多諧。覆井安書榻。開垣建藥齋。瘦妻并弱子。亂處可能偕。

唐助教肅。送別記初春。書來報哭親。干戈方滿目。衰墨未離身。文體高如命。官程拙似人。曾聞舊徒說。懷德易沾巾。

安文學處善。南中遊宦熟。異習漸能除。不學旁行字。曾偕上計書。婦賢貧有饌。官冷出無車。聞說華亭去。人傳尙恐虛。

朱記室武。昔年獨好遊。馬跡遍諸州。書記才堪取。將軍意未酬。停杯知曲

譜卓筆擅詩籌。料得思親苦。逢人淚不收。

宇文從事材。解綬秋風裏。高堂掩繡帷。省曹驚報狀。門客製埋辭。吊服絨來日。生芻致奠時。何言從此別。消息兩難知。

董聘君在。遠道終難去。歸來理舊編。文章流輩許。意氣衆人憐。一子成童日。雙親迫暮年。不知逃難日。漂泊向誰前。

倪山人瓚。灑掃空齋住。渾忘應世情。身閒成道性。家散剩詩名。古器邀人玩。新圖揀客呈。窮怡山水興。垂老失時平。

沙門懷渭。曾住潛龍地。逢人話昔緣。行高生俗敬。法勝怪師傅。沙鳥聽朝梵。胡奴伴夜禪。未應愁未劫。塵想自成憐。

沈茂宰夢麟。命合閒中老。誰令有宦情。政廉官長忌。賦拙吏人輕。故疾愁來發。新詩假裏成。何緣知在處。落日閉層城。

胡參政鉉。聲譽遍時流。風沙慘弊裘。泛交通俠士。長揖說諸侯。夜雨菱湖館。秋風剡水舟。從來爲客慣。漂泊可無愁。

潘茂異牧。後生多好武。子獨好文章。出贅因秦俗。行歌效楚狂。愁來悲世

短。衆裏喜身長。料得寧親去。留家寄海鄉。

李逸人訥。風骨多儒相。爲師不歎貧。買書高着價。避酒屢辭巡。經學傳門弟。總衣葬里人。懷君桑梓舊。寧比異鄉親。

周先輩復。辭鄉懷薄祿。失意却空回。暮雨留琴別。秋風寄帛來。前程惟信命。後進獨憐才。憶爾何由見。荒城起暮埃。

至正丁未六月一日潯陽張羽。

元僧溫日觀。隱南屏。兼通外學。爲人高潔自恣。以墨戲見意。不輕爲人作。余纔得其葡萄一紙。僅作尺許一杪。破葉瑣藤間。垂十五顆。若隨手灑落。略不經意者。真神品也。乃爲鄉人曾遇心傳省元所作者。本作二紙。以一託心傳。寄趙子昂於燕京。此遇自得而手裝者。并得子昂題語。而跋者聯翩。皆勝國高逸也。日觀草法。直追張府君芝旭。素非所屑意矣。

溫題句云。松江府是我鄉州。有媿平生欠一口。子去扁舟泊煙渚。相煩致意舊沙漚。華亭友人歸故里。以詩爲餞。日觀奉送。仍有今日之乍相識。曾公省元云。旦晚有燕京之行矣。因書。

曾遇敍云。至元庚寅。以寫經之役。起驛入京。濱行之際。先一日。至靈隱。別
虎巖長老。出至廊廡。一老僧素昧平生。聞予華亭鄉音。近揖而笑。握手歸房。
叱其使令。於方丈索酒菓款洽。執縑素者。填咽於其門。叱拒而不納。問之。甫
知其爲溫日觀也。以遇將有行役。引墨寫葡萄二紙。一寄子昂學士。一以見
贈。且以榮名相期。此意垢甚。別後留燕書經訖事。將得官。而轟薦福之雷。此
卷偶留集賢翰林諸老處。多爲着語。大爲歸裝之光。今遂哀集成巨軸。南還
未及數載。不獨溫師化去。卷中名勝。半歸兔伯之阡。撫卷感嘆。系之以詩曰。
我初不識溫玉山。偶然邂逅湖山間。戲寫葡萄贈行色。呼酒酌別期榮還。人
言此僧性絕物。法書名畫求不得。一時青眼信有緣。鄉物鄉人嘗寶惜。淋漓
醉墨蛟龍蟠。磊落圓珠星斗寒。疎略之中自精絕。工與造化爭毫端。殷勤攜
上金臺去。袖惹天香雜烟霧。價輕不敢博涼州。但費玉堂評品句。萬里歸來
家四壁。沙漚笑人空役役。惟餘翰墨爛生光。十年俛仰成陳迹。大德改元書
於學古家塾。

趙魏公題云。日觀老師作墨葡萄。初若不經意。而枝葉肯繁。細玩之。纖悉

皆具。殆非學所能至。俗人懇懇求之。靳不與一筆。遇佳士。雖不求索。紙筆揮灑。無吝色。豈可謂道人胸中無涇渭耶。余與師僅一見面。去冬曾君自吳來。燕辱以一紙見寄。相望數千里。不遐遺乃爾。展轉把玩。因想勝風。欲相從西湖山水間。而不可得。因曾君出示此卷。敬書其後而歸之。辛卯歲二月二十一日。吳興趙孟頫。

老君山人董思學調齊天樂云。玉山曾醉涼州夢。圖芳躰無今古。露顆虬藤。風枝蠹葉。遺墨何人收取。當時贈與記。輕別西湖。笑離南浦。萬里奚囊。豈知隨處助吟苦。歸來情寄漫遠。舊尋猶在望。荒亭荒圃。紺蕾攢冰。蒼陰弄月。休說堆盤馬乳。雲梯尙阻。袖一幅秋烟。掃空塵土。靜想山牕。半垂寒架雨。齊人周密題云。百八牟尼顆。攜將萬里遊。歸來還自笑。可不博涼州。

陸君仁用溫師韻云。黃金臺北帝王州。我亦曾爲汗漫遊。不入鳳池鵝鷺序。依然天地一沙漚。

李龍眠山莊圖。余三十年前。同戴穉賓見一卷於項玄海參知所。金碧細謹。規模李師訓。以無真款勝跋。絹素又零落不堪。余甚疑之。然有山莊圖往來。

於懷久矣。今崇禎壬申夏暑中得一卷。云是藁本。親出龍眠之手。諦視之。果見筆法非凡手所能也。且流傳有據。爲一一錄之。有杜閒者。首着語云。

閒得此圖於雙溪一故家。感爲故紙。予見其筆墨縷細。遂取之。置於書篋。殆二十餘年。漫不省視。大德甲辰歲。雙巖鄭學士訪我靈源。見而異之。曰。噫。此殆李龍眠山莊圖草也。亟爲整飭其背。紙褶縫處。原有朱書。次第遂爲成書。故表而識之。留爲他日好事者鑒賞。是年九月旣望日。雲屋。

予幼侍先君。及黃侍講。訪東陽志巖二兄弟於智者之草堂。嘗示清溪圖五軸。有蘇子瞻秦少遊及鄉先達諸名公題識。而此圖罕出者。豈不以彼勝此哉。李公熙寧中名進士。王安石深敬其人。仕三十年。未嘗一日忘山林。當時論者謂其文章則追建安。書法則宗晉宋。人物之畫。知効顧陸。創意如吳道玄。蕭散如王維。此圖正本。藏在宣和御府。可以對輞川圖者是也。遠師慎藏之。洪武丁卯正月望。牧羊山樵題。

往年備官京都。從吳興公入道山延閣。書題裝潢畫卷。見王摩詰輞莊圖草後。又見圖本。郝參知家有四川宣撫司都大茶馬司官印。位置纖悉具備。

公肯首玩賞。顧予言曰。蘭亭敍草。爲古今法書所宗。正若此耳。此龍眠山莊圖草。全用其法。而行筆細潤。迺有超越之意。古人翻案法。正當於此求之。重紀至元之三年秋九月十又九日。柳貫訪百丈和上於靈源山中。因題。

董宗伯云。龍眠山莊圖。絹本者。予見其二。一爲沈玄初明府。一爲吳康虞太學所藏。皆非真本。蓋龍眠自運用澄心堂紙。惟臨本乃用絹。余家蓮社圖。係的筆。又有盧鴻草堂圖。雖命之鴻。實龍眠以意造也。及觀此卷。益信矣。龍眠又有定林蕭散圖。與此卷同一筆法。蒼古變幻的傳。山水之神。覺趙吳興猶有取妍之態。小遜伯時也。又曰。馬和之學李龍眠。只此卷。一轉筆作螞蝗勾。便有出藍之譽。然如糟已成酒。其味不及矣。竹懶曰。晉魏以前畫家。惟貴象形。用爲寫圖。以資考索。故無取烟雲變滅之妙。擅其技者。止於筆法見意。余嘗得見古明堂習禮圖。太常彝器圖。其筆皆有振轉飄瞥之勢。蓋深忌狀物平扁之患。而特以筆端鼓舞耳。及荆關董巨。一以林麓溪瀨。遠近出沒。生奇擅勝。於是水墨滄淡爲工。而筆法稍置不講矣。余又諦觀馬和之毛詩諸圖。皆本習禮古圖。其謂用伯時法。而轉爲螞蝗勾者。宗伯抑別有見乎。試一

參之。

元時陳維寅維允兄弟。蘇門高士。繪法宗唐宋。傅采着色。有李思訓李營丘之標致。倪雲林與往還極密。有短劄長詠與維寅者。備錄於是。

陳君維寅。天倪先生令子也。天倪爲高士。黃清權之甥。清介孤峭。深似其舅。讀書鼓琴。不慕榮進。淡泊無欲。以終其身。維寅能守其家法者也。世故艱巖。安貧自樂。窮經學古。教授鄉里。色養得母之歡心。友愛盡弟妹之和樂。詩文綴緝。于以爲娛。余嘗愛其藻麗不羣。蕭然有出塵之想。聊摘數語。用嘆才華矣。暮春之辰。忽過江渚。復示新製。相與諷詠。因成長句。以嘆美焉。詩云。不見陳君動隔年。暮春孤坐此江邊。政憂江闊多風雨。失喜君來共簡編。諷詠新詩非漫爾。艱虞遠別更淒然。看花相約重相過。已放柳條維酒船。二月十日燈下。

八月五日。陳維寅秀才訪余南渚之上。相與陳情道舊。爲留終日。至暮葉舟絕湖而去。一望雲濤渺然。不能無惘惘於懷也。明日賦此。寄維寅維允賢昆季。陳家兄弟皆好修。訪我遠來南渚頭。原憲長貧甘所素。摩詰示疾今其

瘳。白漚波上五湖棹。丹桂人間八月秋。政使清虛足玄賞。勿隨塵土逐悠悠。戲爲七言長律。奉寄維寅徵君賢伯仲。聊以寫久闇之懷耳。露下空階。秋氣清。一罇思爲故人傾。智囊自足包桓範。藝圃深期訪馬卿。城郭雲迷紫騮迹。江湖雨冷白鷗盟。老兵得失初何損。司馬虛夷有遠情。人還希帶數字。以慰老懷。

以上三劄。聯綴裝一卷。前有竹枝數筆。亦妙。

五代王審琦。旣輔宋。封秦王。生九子。皆有位於朝。紹興中有襄愍公者。扈駕渡江。死於難。賜葬義興。其後名允剛者。好古博雅。樂與名士大夫遊。出其先世所傳交遊翰墨。併宋初賜券。歷歷可觀。其曾大父覺軒先生。元初與趙松雪交往有深契。允剛輯趙六帖。裝潢之與券詞並錄。載有倪雲林楊鐵崖二跋。

右趙榮祿與覺軒先生手簡六紙。有以見交誼之深。家世之舊也。先生學行純正。爲瑯琊王字仲寶之後。仕至蘭溪州判官。今得觀於其孫光大之彝齋。老成典刑。不可復見矣。尙賴翰墨文章。有以見其風流哉。至正廿年。歲在庚子二月望日。倪瓚謹識。

余聞荆溪有覺軒先生。繇文學起家。至蘭溪州判官。生晚不及識。懷之四十年。見其孫光大出松雪公所書先生墓文。始知風流談詠。蓋神仙中人也。及出松雪與先生手簡。凡六紙。內謂樓居仙人。眺入極而自得者。真可念也。光大乞書楮尾。於是乎書。至正乙巳冬十月廿有四日。會稽抱遺叟楊楨在卷索齋試沈生樂墨。

義興舊闕之家。得交松雪翁者。元初唯王氏岳氏兩家而已。治生唐門幼學時。尙多見之。到今十年來。訖無片紙存者。而岳氏之後。蓋亦寂寥無聞焉。今觀彝齋所藏六帖。皆翁與其先大父往還書紙墨尙新。則知王氏子孫之賢。視他族所守。厥有間矣。因感而識之。壬戌歲九月廿又二日。爲冬至日。馬治。

券詞曰。運負鼎之雄材。統經邦之大略。一言興天地之機。萬世建盤石之固。黃河有如帶之流。泰山有如拳之石。故使我念卿。使卿常襲寵榮。克保富貴。怨卿九死。子孫怨五死。雲孫怨三死。如犯常刑。有司特各赦除。如違此誓。天不蓋地。不載國祚。傾危。建隆三年月日。賜秦王券誓。

歛友程松蘿攜示耕織圖。就題其後。此宋人作耕織圖粉本也。自問卜播種。以至刈穫颺簸。自育蟻條桑。以至絡緯絰織。而終之以酬願佞佛賽神釀飲。樹石分疏。屋舍屈折。與人物意態。種種俱絕。蓋大入意匠經營者。或云。出馬和之手。驗其紙緊薄無簾紋。信宋物也。且所作樹枝。有既作而以粉涅之者。刪改之意也。繪家用粉掩跡。猶寫書者以雌黃滅誤耳。昔關仁熟得王摩詰粉本一卷。畫遂超勝。文徵仲太史嘗著論。極言粉本之足貴。以其筆墨意路。皆可推尋。而初機信手揮抹。盡出天趣。篤意此道者。自當由此而進。以覓古人妙處。此宋元君畫史盤礴時所留也。古人不欲以未成鏤示人。寶秘之念一也。今繪事自元習取韻之風流行。而晉宋唐隋之法。與天地蟲魚人物口鼻手足路徑輪輿自然之數。悉推而納之蓬渤溟滓之中。不可復問矣。余嘗嘆性命玄虛之談。勝而禮樂名物聖人經世之具。悉成鈍置。禪宗棒喝之教行。而六度萬行三乘薰煉之學。皆委虛文。元人氣韻蕭疎之品貴。而屏幃卷軸寫山貌水與各狀一物真工實能之蹟。盡充下駟。此亦千古不平之案。具大眼孔。大胸臆。實容古今出沒者。遇此等物。乃糞掃堆中偶獲先世所遺一顆寶珠也。安暇就浮估時販商。

米肉價於蚤晚間耶。崇禎庚午冬仲。與松蘿程山人地爐煨芋。毅然題此。

右軍書法。千古宗匠。然其在當時。猶或受人排抑。如庾翼有家鷄野鷺之喻。陶貞白評其蹟。謂樂毅論極勁險。然不甚用意。太師箴大雅吟。甚用意。乃成拘束。唯鍾太常正書。下筆有十二種意外巧妙。世所傳黃素庭經。實上清真人楊羲之蹟。非凡手腕所成也。歷觀唐宋名公顏楮蘇米。俱以行草擅場。昭代精細楷者。宋景濂一人而已。希哲之圓媚。徵仲之峻峭。俱非當行也。余於書學本無功。若小楷又所畏者。蓋經歲不曾作一兩段也。今霜降後。天氣驟凜。晴牕映几。筆研無塵。頗思娛弄柔翰。追古人行狎縱恣之趣。以自快。而孟鳴侄必欲楷書此箋。重違其意。勉強試爲之。不覺醜怪百出矣。唯以古人所難。聊徵引以爲自寬地耳。擲筦一笑。

癸酉秋日。項維伯寄示余弱冠時所作六君詠。蓋其尊人于王公所藏也。覽之亦見余輩一時風尚交誼。不甘淪於流俗。然歲月徂謝。六君相繼凋逝。惟馮涪州望八之年。松堅鶴健。爲靈光之留。余得時一奉杖屨而已。可嘆也。爲錄於此。而疏其出處。以志感焉。馮鑑之諱玄鑑。授蜀涪州守。不就。隱雙溪里。戴升

之諱灝。孝廉。不及授官而卒。許伯厚諱應培。文學。厲品矯然。爲士人師表。卒。陸三孺諱鳴和。文學。恬修邃養。隱竹橋里。卒。項于王諱利賓。孝廉。授宜春令。有惠績。卒於官。樂之律。卽岳石梁。與余同鄉。會榜。歷官至中丞。巡撫延綏。請告歸里。不三月卒。

六君詠有敘。

古人有云。生才實難。吾郡嚴朱著西京。時與文園令並侍金馬。文采妙麗。吳蜀相映。敬輿風議。斬斬無意振藻。而忠惻之語。駢珠生輝。明興惟姚御史屠官論。范明府小露鋒穎。而典型一墜。遂爲希踪。使鴛湖瓶麓。徒以繭絲魚稻稱饒浙中。吾黨之恥也。余與此六君者。游實有佳韻。而篤古不勸。後來之秀。不替可知。夫風雅雖淪。切磋易究。爲各著短述。每煙林月塢。流想忽及。或一室塊居。坐馳綿歷。用以娛懷。兼爲神晤。非相矜詡。遞樹標旌意。亦調宮扣商斯道之鼓吹歟。

馮鑑之。五郎出馮氏。漢代祖野王。世裔承遠脈。文譽來新光。弱歲擅奇穎。著述窺周商。多能逮墨妙。頡頏鍾與王。鬱然巖柏姿。高蹇欺胡霜。胸中富丘

激。雲霧飛縑緙。愔志棄囂俗。翩如鸞鶴翔。齊名愧馮李。閩里聊徜徉。

戴升之。昔余淹白苧。牢落菰蒲津。葦門立鷗鷺。曲几橫書琴。卓哉戴季子。夙好如堅金。奇震肆流玩。紫蕙披香馨。至味淡而古。要在咀道精。癯形儕木石。逸想耽魚禽。鴻裁入今製。琅琅開幽襟。瑩然白玉操。富貴浮雲輕。

許伯厚。伯厚慕奇操。挺挺敦儒宗。澄心映明水。勁氣凌霜松。辭高嚇鬼膽。匠妙侔神功。款延盡英譽。嘖呻祛卑庸。矜骸束禮會。粹理涵虛衷。賓堂肅相對。立鶴翹迴風。天衢假之便。縹緲烟霞中。

陸三孺。昔代擅風藻。夙聞機與雲。近於襟帶間。得接平原君。七歲誦騷賦。十年摹右軍。藝翰兩奇絕。卓哉超輩羣。嗟余頗同調。德義相漸薰。驚塵落談塵。遐涉輕朝茵。冰絃夜淒切。爐靄春氤氳。莊生與屈子。妙義時掀摺。所操貴自適。窮達隨鴻鈞。

項于王。項生冰玉顏。蕭然出塵俗。逸氣含明霞。壯志凌翔鶴。周游羲與皇。古道盪心目。琪樹羅堂前。瑤枝照華屋。主人披新藻。牽條鬪春綠。寶璐明月冠。當牕豔珠服。道貴知我希。嫣然媚幽獨。時與東郭生。盟心在松竹。

樂之律。樂君有遐韻。吐氣如秋蘭。明眸貯雙碧。秀色飛層巒。出語妙宛轉。的歷珠傾盤。篇章富霞錦。揮灑纏蚪鸞。二儀賦清淑。之子葆其完。相逢映瑤嶽。相別沂迴瀾。汪汪千頃間。鄙吝消何難。

經生作古語。本流俗所呵。况此乃矜賞同調。尤忌謗之招。因于王索急。故出之于王。其深緘密鑰。勿輕視人也。

六硯齋二筆卷二

石券天啓乙丑。余與許同生先生同宦京師。先生孤介高朗。廷評俸薄。破扇羸馬。踉蹌長安中。有時微服步行。與故人相過。一日於馬上見余。問旁人曰。此何人。曰李君實璽丞先生。曰我固聞之。抑何風神灑落若是。乃挾一鷓酒過余。出心指示。自憾遇晚也。丙寅。余既歸里。先生出爲淮陽守。處脂不潤。益簡傲自得。中涓至欲屈之庭。僅五月拂衣去。囊裝如水。以一石見餉。蓋靈壁之嘉者。曰泗淮唯此物。堪與相對。近且辭家入華陽。尋先長史故居。以老無容復着是長物。謹以奉若。余置松下。每勻酒酣。醉如對先生。今崇禎壬申。先生蛻去已二年。而余受上清養氣訣。不敢過飲。蕉葉灑淅。不足以沃先生之石。門人石夢飛。馴謹好修。而酒腸獨寬。又素慕先生高尙。以不及盤桓爲憾。余因撤此石。復遣一松作媵。以付石郎永司典守。庶千載之下。亦不沒我兩人氣誼。吾子孫不得援平泉例有言也。古人券馬。余券石。遂作石券。

懷素魚肉帖草率數行。不甚奇詭。而古淡有味。可與律公諸帖並行。其詞

云。老僧在長沙食魚。及來長安城中。多食肉。又爲常流所笑。深爲不便。故久病不能多書異聞。以報諸君。欲興善會。當得扶羸也。晦日懷素藏真白。

藏真書多見四十五幅。亦皆唐僧所臨。罕有真蹟。一二知書者。謂此幅最爛熳。因錦襲秘藏之。延祐元年十二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張晏珍玩。

懷素書所以妙者。雖率意顛逸。千變萬化。終不離晉魏法度。故也。後作草。皆隨俗繳繞。不合古法。不識者以爲奇。不滿識者一笑。此卷是素師腑中流出。尋常所見。皆不能及之也。延祐五年十月廿三日。爲彥清書。吳郡沈右。

金王庭筠號黃華老人。善寫梅。書法沉頓雄快。與南宋諸老各行南北。元初夔子山諸人不及也。余見其行草一卷。大如當三錢。書杜子五言律四首。乃宛馬蟋蟀螢火林猿。詩旣雄奧。筆亦奇縱。老目眇昏。爲之開滌。

趙松雪墨羊二。一作勻描形段。白質赭文。一作批毳滿體如亂麻。宛頸俯嗅地。極有生韻。公行書自題云。余嘗畫馬。未嘗畫羊。因仲信求畫。余故戲爲寫生。雖不能逼近古人。頗於氣韻有得。

余嘗讀杜工部畫馬讚云。良工惆悵。落筆雄才。未嘗不難。世之畫者。鮮其

人也。晉唐而下。姑未暇論。至如近代趙文敏公。書畫俱造神妙。今觀此圖後。復題曰。雖未能逼近古人。氣韻有得。非公誇言。真妙品也。好事者其慎保諸。吳龍門山樵良琦寓玉峰遠綠軒。題時爲洪武十有七年秋七月十九日也。趙文敏公爲仲信寫二羊。展卷間如行河湟道中。與旃裘索帶之牧羝奴。逐水草而棲止。昔稱廊廟材器。稽古入妙者信矣。汝陽袁華書于鼇峰寓舍。昔李伯時好畫馬。遇大比丘戒墮馬胎。乃畫一切佛得三昧。松雪翁亦善畫馬。今披此圖。又善畫羊。觀龍門所題。想亦含此意。又惜其丹青之筆。不寫蘇武執節之容。青海牧羝之景也。爲之三嘆。東郭牧者張大本。寓崑山客館。與琦龍門同觀書此。

王孫長憶使烏桓。因念蘇卿牧雪寒。落盡節旄無復見。寫生傳得兩羝看。義陽偶武孟。

水晶宮中松雪翁。玉堂歸來金蓋峰。樓船如屋載珍繪。四壁展玩青芙蓉。江都之馬滕王蝶。彩筆臨摹最親切。如何此紙意更新。不寫驂騑寫羝羯。昔余遊宦灤河東。大羣泮泮晴沙中。長髯巨尾悅人意。幾回立馬當春風。只

今撫卷頭如雪。復爲王孫畫愁絕。也知臨筆感先朝。不寫中郎持漢節。戒得人。

吳興毫素妙如神。暫寫柔毛便逼真。沙漠已空人去遠。春風塞草幾回新。東竺山人至咳。

居延歲晚朔風寒。荒草茫茫木葉乾。山狩自肥羝自老。也知曾屈子卿看。昆丘遺老。

松雪翁胸中妙奪造化。故戲筆寫羊。卽得其真宛如勅勒川上。風吹草低而見之也。石城居士爲友橘金先生題。

蜃市氣所結成。不獨海中有之。山東東阿縣東南有桃城鋪。鋪旁一丘。高可數仞。每陰雨後。烟霧中隱隱有市井車馬之形。土人以爲蜃市。膠州翟中丞嘗謂余曰。吾鄉雨後。諸山麓堆阜間。往往有之。不獨一處也。

文與可以集賢校理。出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是與可未嘗至湖州也。向令一至。則墨竹縱橫。必滿茗鬢間矣。豈俟坡翁息齋擅此技耶。

檀敦禮好事。每以精器古物茶茗香酒貽涪翁。博其法書。又時以所收蘇米手蹟。李伯時畫。求鑒定着語。涪翁剖駁真贗。不遺餘力。曰龍眠畫如吳生。以其有筆。此無筆。是以知其僞。又曰東坡畫竹成棘。是其所短。無一點俗氣。是其所長。山谷不善畫。而持論屹屹如此。所以能主張此道。

宋馬遠畫水十二幅。宋楊妹子題字。賜大兩府各幅同。

雲生滄海

層波疊浪

湖光嫩艷

長江萬頃

寒塘清淺

晚日烘山

雲舒浪卷

波撼金風

洞庭風細

秋水迴波

細浪漂漂

黃河逆流

右馬遠畫十二幅。狀態各不同。而江水尤奇絕。出筆墨蹊徑之外。真活水也。予不識畫格。直以書法斷之。長沙李東陽。

馬遠不以畫水名。觀此十二幅。曲盡水態。可謂多能者矣。全卿家江湖間。

蓋真知水者。宜其有取於此。戊申十月晦日。吳寬在海月庵題。

山林樓觀。人物花木。鳥獸蟲魚。皆有定形。獨水之變不一。畫者每難之。故

東坡以爲盡水之變。蜀兩孫。兩孫死。其法中絕。今觀遠所畫水。紆餘平遠。盤

迴澄深。洶湧激撞。輪瀉跳躍。風之漣漪。月之激灑。日之瀕洞。皆超然有咫尺千里之勢。所謂盡水之變。豈獨兩孫哉。戊申歲長至後十日王鑿題。

又有陳玉東所題語。羅浮山人梁敬借觀。俞允文畫水記一篇。

馬遠水十二幅。楊妹子所題。往時陳道復嘗誇予。謂是世間奇物。今四十餘年矣。始得一見。豈勝快哉。

馬畫盡水之變。俞記窮水之態。元美世居海上。其於水之變態。當自得之。予近寄寓包山。風帆往來。亦嘗領略。今觀此卷。頗會於中。元美方出爲世用。既有得於水之變態。尤宜觀水之體。以自致。瞽言狂妄。不知以爲然否。同坐者。錢叔寶。穀顧季。狂聖之尤。子求求。隆慶戊辰六月十八日五峰山人文伯仁。

上帝兩帶垂。長江黃河流。崑崙觸天漏。下貯海一杯。震澤與洞庭。匯作東南漚。風雲出千變。日月浴雙輪。泓渟寫秋星。蕭瑟競素湫。木落清淺出。石壓琮瑋抽。其細抹貫珠。巨者膏九洲。誰能傳此神。毋乃宋馬侯。解衣盤礴初。已動馮夷愁。天一臆間吐。派九筆底收。生綃十二幅。幅幅窮雕鏤。憶昔進御時。

陡豁神龍眸。遂令大同殿。濤聲撼牀頭。六宮攝其魄。所以不敢留。楊妹卽大家。女史司校讎。朱填六玉筍。墨宛四銀鈎。錦縹賜兩府。青箱潤千秋。晴牕下開閱。如練沾衣襟。恍作銀漢翻。浸我白玉樓。當其鬱怒筆。楣表騰蛟蚪。及乎汨舒徐。遙頸延鷺鷗。動則開智樂。淵然與心謀。老思鑑湖曲。興盡剡溪舟。左壁桑氏經。右圖供臥遊。那能學神禹。胼胝終荒丘。隆慶庚午春日。吳郡王世貞詠此圖。得二十五韻。二百五十字。

右馬河中遠畫水馬。不以水名。而所畫曲盡其情狀。吾不知於吳道子李思訓孫知微若何。能自崑崙西來。至弱水之沼。中間變態非一。無復遺致矣。畫凡十二幅。幅幅各有題字。如雲生蒼海。層波疊浪之類。雖極柔媚而有韻。下書賜兩府三字。其印章有楊娃語長輩云。楊娃者。皇后妹也。以藝文供奉內庭。凡遠畫進御。及頒賜貴戚。皆命娃題署云。然不能舉其代。及徧考畫記。稗文俱無之。獨往往於他蹟見楊迹如一。按遠在光寧朝。後先待詔藝院。最後寧宗后楊氏。承恩執內政。所謂楊娃者。豈卽其妹耶。又兄石谷。俱以節鉞領宮觀。位至太師。時稱大兩府。二兩府。則所謂賜大兩府者。疑卽石也。此卷

初藏陸太宰全卿家。李文正吳文定王文恪諸公俱有跋。而不能詳其事。聊記以俟再考。世貞又識。

竹懶曰。凡狀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勢。得其勢。不若得其韻。得其韻。不若得其性。形者。方圓平匾之類。可以筆取者也。勢者。轉折趨向之態。可以筆取。不可以筆盡取。參以意象。必有筆所不到者焉。韻者。生動之趣。可以神游。意會。陡然得之。不可以駐思而得也。性者。物自然之天。技藝之熟。照極而自呈。不容措意者也。馬公十二水。惟得其性。故瓢分蠡勺一知。而湖海溪沼之天。具在。不徒如孫知微崩灘碎石。鼓怒炫奇以取勢而已。此可與靜者細觀之。

壬申八月。學使者駐我郡最久。試阮前擺攤鋪焚集。見有珠蜈蚣一條。生蚌壳上。長僅寸餘。首尾鬚足。纖悉皆具。又石片如玉者一方。高二寸。闊一寸五分。厚四分。白質黑綠雜色文。一面峰巒起伏數層。一面煙霧滄濛中。下露坡脚。坡縫水紋瀉下。湍急紆迴。有跳珠濺沫之勢。一髹匣題云。千巖兢秀。萬壑爭流。亦奇品也。

李後主於黃羅扇上書一詩。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

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隨煙態拂人頭。扇。宋時猶傳玩貴人家。今亡矣。
陳後主沈后供智者大師物有赤松澗米五石。黃屑二斗。黃屑不知何物。
十道志以爲沉香末。亦未確。隋煬帝爲晉王時供智者物。有貓牛酥三瓶。又不
知貓牛是何等牛。

鍾隱。天台人。少清悟。不嬰俗事。卜居閒曠。結茅屋以養恬和之氣。好畫花
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象。必致精絕。尤喜畫鷄子白頭翁。鸚鵡。烏班鳩。皆有生
態。又長於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爲李煜所有。親筆題署。及以僞璽印之。
米元章海岳畫史乃云。鍾峰白蓮居士。又稱鍾隱居。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
自號。何其不之考也。

杜雲林縮石譜。有品石。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有巖洞險怪。色稍蒼翠。
遍產竹木。茂鬱可觀。石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

吳孫皓天紀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賈菜。生吳平家。按圖以爲
瑞。封狗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無字碑。除泰山外。尙有其二。一爲始興文獻公謝安墓碑。以公勳德之盛。

不敢輕爲敘述。一爲秦會之墓碑。其家樹石徵文。而士大夫鄙憾之。不肯著筆。始安王賜沈約茯苓一枚。重十二觔。八兩。約有謝啓。

山谷清醇酒頌云。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落花遊絲之困人。借之以涪翁清閒。鑑此杯面淥。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甕頭春。

品物類聚記云。吳興禾炊之甑。香白馬豆食之齒。醉虢國夫人。廚吏鄧連。以此米擣爲透花糍。以豆洗皮作靈砂臛。以供翠鴛堂。

晉書王羲之制秃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之分骨。蓋言俗書之綿鈍也。

葛無奇家姬李因者。妙於寫生。無奇以牡丹折枝貽余。余酬一絕云。珠箔銀鈎獨坐春。拋將繡譜領花神。脂輕粉薄重重暈。恰似崔徽自寫真。

神仙傳。漢武帝上嵩山。見仙人長二丈。耳出頷下垂肩。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采之。忽然不見。帝顧侍臣曰。彼非欲服食者。必中岳之神以喻朕耳。時從官多服。然莫能持久。有王興者。城陽凡民也。服之不息。遂得長生。太白詩。神仙多古貌。雙耳下

垂肩。嵩岳逢漢武。云是九疑仙。我來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終忽不見。滅影入雲煙。喻帝竟莫悟。終歸茂陵田。余自弱冠讀書。養蒲一盞以清目。經今幾四十年。歲月滋長。竟成七盜。凡三開花。雖未得服餌而灸。其清寒森蓊之氣。良亦不少。余別號九疑山人。雖出無心。顧典故班班。若爲余設也。因暇筆之。

嘉禾八景圖

勝景者。獨瀟湘八景。得其名。廣其傳。唯洞庭秋月。瀟湘夜雨。餘六景皆出於瀟湘之接境。信乎其真爲八景者矣。嘉禾吾鄉也。豈獨無可攬可采之景。與閑閱圖經。得勝景八。亦足以梯瀟湘之趣。筆而成之圖。拾俚語倚。錢唐潘閬仙酒泉子曲子寓題云。至正四年歲甲申冬十一月陽生日。書於橡林舊隱。梅花道人鎮頓首。

空翠風煙。在縣西二十七里。橋李亭後三過堂之北。空翠亭四圍竹可十餘畝。本覺僧剎也。萬壽山前屹一亭。名橋李堂。陰數畝。竹涓涓。空翠鎖風烟。騷人隱士留題詠。紅塵不到蒼苔徑。子瞻三過。見文師壁上有題詩。

空翠亭 三過堂 本覺禪寺 橋李亭 萬壽山

龍潭暮雲。在縣西通越門外三里。三塔寺前。龍王祠下。水急而深。過旱則祈於此。時有風濤可畏。

三塔龍潭。古龍祠下千年跡。幾番殘毀喜猶存。靜勝獨歸僧。陰森一逕松杉夜。樓閣層層耀金碧。祈豐禱旱最通靈。祠下暮雲生。

白龍潭

三塔灣

龍王祠

景德禪寺

鴛湖春曉。在縣西南三里。真如寺北。城南澄海門外。

湖合鴛鴦。一道長虹橫跨水。涵波塔影見中流。終日射魚舟。彩雲依傍真如墓。長水塔前有奇樹。雪峰古磴冷於秋。策杖幾經遊。

長水法師塔前有仁杏。葉上生果實。

真如塔

長水法師塔

彩雲墓

雪峰井

五龍廟

鴛湖

雙湖橋

鴛湖 金明寺

春波烟雨。在嘉禾東春波門外。舊日高氏圃中烟雨樓。

一掌春波。轟轟颺帆鬧如市。昔年烟雨最高樓。幾度暮雲收。三賢古跡通

岐路。宰堵玲瓏插濠罟。荷花裊裊間菰蒲。依約小西湖。

三賢者。陸宣公、陳賢良、朱買臣。

濠呂 三賢堂 放生橋 梓潼祠 馬場湖 鹽倉 烟雨樓 陸贄

祠 宣公橋 秦駐山 乍浦

月波秋霽。在縣西城堞上。下嵌金魚池。昔李氏廢圃也。

粉堞危樓。欄下波光搖月色。金魚池畔草蒙茸。荒圃瞰樓東。亭亭遙峙梁朝檜。屈曲槎牙接蒼翠。獨憐天際欠青山。却喜水迴環。

月波樓 金魚池 水西寺 爽溪 祥符寺 仁壽寺 天福寺 梁

朝檜 楞嚴塔院 九品觀

三閘奔湍。在嘉禾北望吳門外。端平橋之北杉青閘。

三閘奔湍。一塘遠接吳淞水。兩行垂柳綠如雲。今古送行人。買臣妻恥醮藏羞。墓秋茂郵亭遞書處。路逢樵子莫呼名。驚起墓中靈。

華光樓 端平橋 施侯祠 上閘 杉青閘 下閘 秋茂舖 吳江

塔 震澤 洞庭山

胥山松濤。在縣東南十八里德化鄉。山約百畝餘。荷鍾翁墓其下。子胥古

跡也。

百畝胥峰。道是子胥磨劍處。嶙峋白石幾番童。時有兔狐蹤。山前萬箇長身樹。下有高人琴劍墓。迴迴蒼蔚四時青。終日戰濤聲。

石田 子胥試劍石 荷鍾亭 胥山 存吾堂 白石祠 石龜 聽

雪亭

也。武水幽瀾。在縣東三十六里武水北。景德教寺西。廊幽瀾井泉品第七

一。瑩幽瀾。景德廊西苔蘚合。茶經第七品其泉。清冽有靈源。亭間梁棟書題滿。翠竹蕭森映池館。門前一水接華亭。魏武兩其名。

武水 幽瀾泉 景德教寺 吉祥大聖寺 魏塘 雲間九峰

幽瀾泉乃嘉禾八景之一。而亭將摧。在山師欲改作。而力不暇給。惟展圖者。思有以助之。亦清事也。梅華道人鎮勸緣。

竹懶曰。仲圭此製。全學范寬長江萬里圖。以點簇作小樹。借樹作圍遶。其間斷續遠近。層數稠密。一以樹爲眉目。而城堞樓臺。特標幟之。所以生發秀

潤。真有百里見纖毫之意。古今作圖法也。然寫近景。如輞川草堂獨樂園等圖。則又須作樹石真態。不同此法矣。

華以愚號東湖叟。爲華景彰寫臥雲圖。祖法巨然。而奄有勝國雲西幼文之趣。蓋一能手也。而遺蹟不多見。其自題句云。白鸞不掃翠蘿深。靜宿簷端伴獨吟。寂寂枕書聊適興。英英出岫信無心。長年自悅便清夢。萬里遙瞻識舊林。只恐內江歸覲後。也從龍去作甘霖。

景彰元之遺老。隱梁溪。其子約。洪武中任成都主簿。故叟及之。

王亨題云。巖阿有一士。考槃遠囂氛。衡門鎮常局。門外多白雲。頽然臥其間。夢遊湘江濱。寒生紵締綌。影落羲皇墳。無風自卷舒。帶雨常氤氳。收之歸肺腑。吐出石色文。壑心同盟久。一笑忘憂勤。醉呼扶搖子。稽首雲中君。

朱昇題云。高人愛向山中住。野服悠然忘俗慮。門連翠巘成比隣。席對長松作賓主。石梁苔合少行踪。落花滿地局幽戶。萬竿脩竹森如束。一道流泉漱寒玉。白雲來往本無心。却就君家簷下宿。君家有軒堪偃仰。夜深雲臥衣裳冷。滿牕雲影夢初迴。政值山頭明月上。榻前雲山中月。與君高興皆清絕。

從今只合在山中。一室閒眠自怡悅。

吳彝題云。幽人高臥白雲窩。聞說分明似華它。嵐氣濕衣山住近。苔痕上榻雨來多。身疑太華峰頭宿。神向南柯郡裏過。况復傅岩人望久。爲霖未卜意如何。

竹懶曰。元之入主。腥我宇宙。士大夫高朗者。咸不樂仕。以耕漁自業。以圖詠自娛。蕭然遁世而無悶。如景彰東湖叟其人者。在在而是。迨我聖祖崛起。時極意搜訪巖穴。思得才俊與之共理。而諸君猶復躊躇而未肯遽出。故吳詩以從龍爲霖。隱然爲景彰勸駕。此亦可想見一時俊乂。鼓躍思奮之意。有關運數。不若今日弄筆諸子。爲自適之具已也。錢遶篆臥雲二字。亦雅奧不凡。

漢時八珍。猩唇豹胎之外。有酥酪蟬者。注云。以羊脂爲之。乃今之抱螺酥也。其形與螺初不肖。而酷似蟬腹。乃知名物之妙。今不逮古多矣。

山谷與王直方東云。子瞻明日必來。當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佳紙俟之。張武筆其所喜也。想見古流相聚。全以翰墨爲戲。具切磋鼓舞。安得不日造勝。

地。今日酒肉徵逐。不唯聲氣寂寥。卽求一善縛筆如武者。亦不可得矣。每一揮運。輒爲三嘆。

歎友王子玉攜溫日觀葡萄一卷來看。較余前所收無異。而老溫草書。更淋漓神旺。諸跋詞翰亦勝錄之。

舉世只知嗟逝水。何人微解悟空花。此大唐貫休禪師佳句。皇宋溫日觀爲書之。爲後人策勵之端。仍爲寫龍鬚于後。癸巳年三月卅日。扁舟至天佛院。晴牕晚興。有兄副寺寶之。

後又書云。紙長宜書好詩。爲後之名勝笑攬詩云。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濃淡彙彙半幅披。却疑月架影參差。憑君問取乘槎使。還似宛西舊折枝。蜀益川張夢應敬題。至元壬辰。維夏書于雲間寓舍。

會稽王斗祥敬觀于武川吳氏明遠樓。

吳綃蜀繭。筆底墨雲飛一片。點點秋腴。收得驪龍頷下珠。興來一掃。暗處有時捏似寶。霧葉烟條。幾陣西風吹不凋。減字木蘭花。山陰曾寅孫奉題。

昔年添竹延秋蔓。露葉離披馬乳寒。今日天涯忽開卷。還如月架夜涼看。一片秋雲江上影。老禪收拾入葡萄。小牕剩着詩爲伴。不博涼州意自高。鄱陽仲輿葉衡題。

就借日觀韻奉題。老僧妙墨遍中州。好事攜將萬里遊。要識色空同不朽。龍鬚馬乳等浮漚。上饒程鳳飛。

墨浪黏天潑潑枝。纍纍數顆綴雲衣。南風吹到燕山外。帶得幽薌巢底歸。敬題日觀手卷後。明瑞頓首。

溫日觀華亭人。寓西湖瑪瑙寺。寫葡萄如破袈裟。松雪翁極重之。書法楊凝式。晚年專修淨土。道行高卓。不獨書畫勝也。崇禎壬申五月。眉公陳繼儒題于佘山頑仙廬。同觀者王景暉。

大德四年七月廿八日。子昂畫人馬圖。

曲江洗刷墨身雲。雄姿逸態何超羣。眼中但覺肉勝骨。幹也合讓曹將軍。嗟哉今人畫唐馬。藝精亦出曹韓下。玉堂學士重名譽。一紙千金不當價。山牕擁雪觀畫圖。據鞍便欲擒於菟。天廡真龍有時有。杜老歌行絕代無。

松雪趙承旨用生紙畫人馬圖。居然生動之態。使龍眠無恙。當與並驅也。因賦一詩。時泰定二年七月廿二日。書于維揚寓室。海粟。

平生我亦有馬癖。曾向畫圖求象龍。曹韓已化伯時遠。昂翁筆底寫追風。郭昇題。

趙文敏公人馬圖。徐遜敏甫觀于毗陵寓舍之靜學齋。

松下清齋折露葵。古今以爲妙句。然以松下二字。悞認綠葵爲露葵。綠葵卽今之蒲扇芥也。亦非松下所有。顏氏家訓曰。昔有蔡郎。其父名純。因呼蓴爲露葵。有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士人曰。露葵是蓴。水鄉所有。今所食者。乃綠葵耳。然則關中人素以綠葵爲露葵。摩詰愛其名。以八詠。謂長齋松下之人。折露葵而食之耳。非謂松下有葵。而掩露以折之也。贊寧採筍法曰。避露。日出後。就土取之。投密竹器中。勿見風。風觸則本堅。浸水則肉硬。脫壳煮則失味。生着刀則失柔。采而停久。非鮮也。盛而苦風。非藏也。脫壳非治也。淨之入水。非洗也。蒸煮不久。非熟也。知此可與語食筍矣。余記十年前。在武林山中。寓旬月。時積雪甚盛。與數衲子地爐圍坐。老僧雲。

山就圃拔菜十餘本。選根肥甲茂者。乾手淨之。不入水。又手斷之。不齒刀。勅童行潔釜注水。燂薪沸之。躬自投菜。略入鹽醢。作羹進客。美不可言。雲山曰。凡物皆有至味。烹點擇治。非其器。水火節候。違其宜。則至味失。而所啖者渣滓耳。又手自操杓。橫菜一莖。釜中挹水碗餘。曰。如此恰好。若減此。必不能爛。菜若加此。又爲水奪味。沸止。少停。卽起。方美。沸不及。則生而帶苦。過沸。則成糜。不可食。余曰。妙哉。子之以菜說法。大都世出世間何事不如此。審察精諦。方得天真受用也。與贊寧采筍同一關捩子。可錄出。作伊蒲典刑。

倪雲林水竹居圖卷。兩樹夾坡。有平屋二間。上方低巒。餘俱細竹碎石。筆極蕭散。後有俞焯作記。以贈仲和處士者。倪題句云。吳下人多水竹居。俞公染翰笑談餘。記文固已瀾翻甚。嘯詠應當雨霽初。篇什謾勞陳組繡。園池無復有禽魚。只今瀟灑南湖上。種玉疏流孰侮予。

又題云。仲和兄。吳城宅中有水竹居。聞甚清邃。兵後以其地處軍伍。因遷居松陵南湖之上。亦種竹疏流。婆娑其間。比之城中。尤清曠也。俞君作記。瀾翻浩汗。雖白首暮年。猶不除少年舉子習氣耳。題燕適之所。曰水竹居。吳人

多用之。類皆鑿池種竹。以誇深靜也。余至吳中士人家。每見如此。故篇中悉及之。至正廿二年歲壬寅九月廿六日。倪瓚。

後又題云。俞焯作記。發揮水竹之義。引洪範五行。與易乾兌。又陰用楞嚴。金火曜光生水之說。故迂翁又評之曰。此一篇金水講義。雖不脫科舉習套。亦自老成。

竹懶曰。雲林子孱然山澤癯耳。其畫端着語。取辦倉猝。備一時疎逸之興耳。乃其評量入所作。居然作登壇語。無所遜避。乃知勝國之季。士流所尚。不獨多聞。又崇直諒可貴也。

桑寄生與蠶沙。入酒極佳。原酒之始。實本於桑。按晉江統作酒誥曰。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云儀狄。一曰杜康。有飯不盡。委餘空桑。鬱積生味。久蓄氣芳。本出於此。不繇奇方。朱翼中著北山酒經三卷曰。古語有之。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又道書載中國極東瀕海。有扶桑樹。大數千里。掩蔽日月。每日日從東南出地上。經過此樹。謂之扶桑洲樹。汁淪液入地。其土極美。產百穀蔬菜。皆桑之精髓所化也。古仙人留大丹訣。刊函谷關石上有云。采於蠶

食之先。煉於火化之後。蓋以桑爲丹基耳。凡桑上生葷與桑椹。皆爲上藥。

五加皮名金鹽。又名文章草。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

宋良岳入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馨。曰茉莉。曰渠那。曰含笑。

大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地生瑞草。謂之錦地。張乖崖常剗平之。封其門。後五日開。復生如故。

王雲浦有漁莊。倪雲林寫漁莊秋色贈之。下層作五樹參差。疎密相映。極有態。一亭在其隈。上層平巒遠渚。望而知其爲銅官離墨間也。

自題云。江城風雨歇。筆硯晚生涼。囊楮未埋沒。悲歌何慨慷。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張高士。閒披對石牀。此圖余乙未歲戲寫於王雲浦漁莊。忽已十八年矣。不意子宜友契藏而不忍棄捐。感懷疇昔。因成五言。壬子七月廿日。瓚。

徐幼文作繪。清潤恬雅。所題楷筆。亦秀整端慎。不爲沓拖自恣。今得觀其

草書泰山紀遊三詩。雄緊跌宕。出入旭素。無不淋漓快健。乃知古人之不可測也。詩云。萬仞峰頭上帝居。紫宸絳節接清虛。崑崙尙想周王制。蠱蠱猶傳秦相書。盤礴三齊橫地軸。孤根西北接天樞。自是仙人真窟宅。願得安期一起予。其二曰。山下更衣路漸難。巖巖高上歷巉岏。天關遙控三千里。烟磴斜懸十八盤。複殿尙留元狩謁。老松仍挂祖龍官。怪來爽氣清人骨。玉峽流雲瀑布寒。其三曰。翠削芙蓉倚碧霄。盤空霞磴度飛輶。絕壁金銀雙闕迥。澄空鐘磬萬山峒。天門過雨嵐光合。日觀標霞海色遙。穹碑讀罷占遺跡。欲共玄暉問坎瀾。款云。余幼觀宋室趙伯駒摹唐將軍李師訓泰山圖。便思一登眺。若弗克見。今謁孔林。遂迂道登泰山。得覩巨麗。併書紀遊三詩。始知李趙之筆。超出於尋常萬萬也。北郭居士徐貴題。

倪元鎮秋林山色圖。倣巨然筆意。上有懸壁。旁帶遠嶺。逶迤出沒。下方作平陸。高低四五層。各作叢樹。參差點綴。以分層數。亭屋居其隈。蓋大入意匠者。非寂寥散筆也。題句云。寓館風雨秋。閉門草苔翳。懷人思奮飛。攜書此留滯。玉琴和幽吟。竹牖聊靜憩。西山日在望。白雲澹生媚。寂寞棲德園。清虛捐世味。石

竈有餘烟。未收煮茶器。八月二日寫秋林山色并詩。以遺伯循文學瓚。

雲林此圖。不甚類平居筆。清潤之致。似全法巨然洪谷之意。蓋其天資道逸。隨其步武。無不妙絕。雖簡略冲遠。而濃淡高下。似弱而老。似淺而深。是得意之筆也。寶之毋斲。高陽仇遠。

倪元鎮秋林山色圖。迺吾郡程篁墩得之於唐伯虎者也。幼時一見之。寤寐數十載。忽程山人攜贈仲淹二弟。三傳而至吾家。故非易得。信有夙因。十襲藏之。願子孫世守。毋斲。萬曆戊子仲秋。汪伯玉識。

王叔明聽雨樓圖。爲盧山甫之子士恆作。款云。至正二十五年四月廿七日。黃鶴山中人在盧生聽雨樓寫此。盧生名恆。字士恆。時東海雲林生亦在樓中。

倪雲林詩云。河闊樓低雨如洗。祇疑身宿蓬櫳底。清晨倚檻看新晴。依舊山光青滿几。聽雨憐君隱市中。我憂徭役苦爲農。田間那得風波險。朝朝愁雨又愁風。荆蠻民倪瓚。

張伯雨詩云。雨中市井迷烟霧。樓底雨聲無着處。不知雨到耳邊來。還是

耳根隨雨去。如將此語問風幡。聞見何時得暫閒。鐘動雞鳴雨還作。依然布被擁春寒。樵人張雨爲廬山甫題。至正八年二月十一日。

倪雲林又題云。虛牖濛濛。含宿霧。瀑流澗響來何處。江潮近向枕邊鳴。林風又送簷前去。峽水隨之自往還。根塵不染自安閒。多情一種嬌兒女。淚滴天明翠被寒。至正廿五年。歲在乙巳。盧士恆攜至綠綺軒見示。輒走筆次貞居外史之韻以寄意云。陶菴寄亭中人暨諸名勝。當不默然也。後十又八年四月九日。瓚記。

玉山雅集圖。元淮海張渥爲顧仲瑛寫。會稽楊維禎作記云。右玉山雅集圖一卷。淮海張渥用李龍眠法所作也。玉山主者爲崑丘。顧阿瑛氏其人青年好學。通文史。及聲律鐘鼎古器法。書名畫品格之辨。性尤輕財喜客。海內文士未嘗不造玉山所。其風流文采。出乎輩流者。尤爲傾倒。故至正戊子二月十又九日之會。爲諸集之冠。鹿皮衣紫。綺坐據案。而申卷者。鐵笛道人。會稽楊維禎也。執笛而侍者。姬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辨者。野航道人。姚文奐也。沉吟而坐。搜句於景象之外者。茗溪漁者。鄒韶也。琴書左右。捉玉塵而從容談笑者。卽

玉山主人也。姬之侍爲天香秀也。展卷而作畫者。爲吳門李立。傍視而指畫者。卽張渥也。席臯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晉也。冠黃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廬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冠帶而立頤指僕從治酒肴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觴而聽令者。小瓊英也。一時人品。疎通俊朗。侍姬執伎皆妍整。奔走童隸。亦皆馴雅。安於矩矱之內。觴政流行。樂部諧暢。碧梧翠竹。與清揚爭秀。落花芳草。與才情俱飛。登口成句。落豪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清發。是宜斯圖一出。一時名流所慕尙也。時期而不至者。句曲外史張雨。永嘉徵君李孝光。東海倪瓚。天台陳基也。夫主客交并。文酒賞會。代有之矣。而稱美于世者。僅山陰之蘭亭。洛陽之西園耳。金谷龍山。而次弗論也。然而蘭亭過於清則隘。西園過於華則靡。清而不隘也。華而不靡也。若今玉山之集者。非歟。故余爲撰述綴圖尾。使覽者有考焉。是歲三月初吉。客維楨記。

是日以愛汝玉山草堂靜分韻賦詩。詩成者五人。

于立得愛字

青陽在林野。雲物殊變態。繫船石蘿陰。把釣挑水采。羣英

延清酌。攬芳結幽佩。歡期豈再必。於焉寄所愛。

姚文奐得汝字。仲春會桃源。青年映霞舉。道人吹鐵笛。主者捉玉麈。野航晨不渡。溪漁來何許。欵坐蟠根陰。匡廬故仙侶。衆賓各雅興。辭適忘爾汝。懷哉張李輩。明月在空渚。復念東海迂。雲林夜來雨。

鄭韶得玉字。逶迤玉山阿。窈窕桃花谷。野芳綴丹葩。霞彩散晨旭。溪迴濯新錦。洞幽答鳴玉。樂哉君子游。于以寄高躅。

顧晉得草字。客從桃源遊。愛此玉山好。清文引佳酌。玄覽窮幽討。流鶯答新歌。飛花落織縞。分坐有雜英。醉眠無芳草。

顧瑛得靜字。蘭風蕩叢薄。高宇日色靜。林迴泛春聲。疎簾散清影。寒裳石蘿右。濯纓水花冷。於焉奉華觴。聊以娛晝永。

詩不成者二人。各罰酒二觥。

山陰王灑之德輔。雅道久寥落。馳騁爭相先。襟期屬幽曠。丘園樂無邊。披圖得良玩。燕集羣才賢。春風拂蘿逕。碧澗縈芳筵。忘形襟佩散。班坐花竹妍。瑤觴亂飛月。翠袖寒籠烟。徘徊玲瓏曲。蕭灑琳琅篇。屢舞眷餘景。顛倒山公鞭。主人三絕儁。晉胄今猶傳。勝事有如此。妙寫呼龍眠。高風振庸俗。清輝

照林泉。衰遲亦何幸。拭目塵相遷。

吳龍門山釋良琦元璞。至正戊子二月十九日。楊侯鐵崖宴于顧君玉山。賦詠疊筆。淮海張渥爲圖。傳者無不歎美。余後半月。與吳興郟九復至玉山。顧君張樂置酒。清歌雅論。人言不減楊侯雅集時。旣醉。顧君徵余詩。然予於聲樂詩詠何有哉。適其所寓而不達者。烏乎寓。烏乎非寓。故作詩以道其事。卒反乎正云耳。玉山窈窕集瓊筵。手撥鴟鷄十二絃。巢樹老僧狂破戒。散華天女醉談禪。鵝兒色重醅釀酒。桂葉香深翡翠煙。最愛碧桃歌扇靜。長瓶自煮白雲泉。

雲林生倪瓚元鎮。至正九年八月十六日。計籌山呂尊師訪余蕭閒館。爲余言顧仲瑛徵君玉山隱居之勝。輒想象賦長句以寄。他日尙同袁南宮攜琴嘯詠竹間也。解道玉山佳絕處。山中惟有呂尊師。已招一鶴來庭樹。更養羣鵝戲墨池。松風自奏無絃曲。桐葉新題寄遠詩。若許王猷性狂癖。徑來看竹到堦墀。時南宮同在蕭閒館中。就致意焉。

河東李元珪廷璧。荆山明月秋水清。山間之璞千古名。誰爲隱君慰幽

獨。我欲攜酒相與傾。堦前拾翠驚春夢。石上看泉更晚晴。何日同舟載仙侶。
紫荊花下聽吹笙。

崑山郭翼義仲 愛汝西莊給事家。繞屋山石何綰鈇。截江秀色發林壑。
平地玉氣貫虹霞。佳處如居子午谷。望中開遍冬春華。夜深酒醒月在海。應
有仙人來繫槎。

會稽楊維禎廉夫 玉山丈人美無度。前度虎頭金粟身。未試囊中食玉
法。時有座上索華人。銀魚學士真成隱。錦里先生許卜隣。自是君家時節好。
桃源風日洞庭春。

丈人家住筆峰下。王氣有似藍田由。椰酒熟時春潑艷。山香舞處花爛斑。
伶官石作鐘磬響。少女潮帶魚龍還。險穴已平滄海角。仙家不啻白雲間。

再題 我嘗被酒玉山堂。風物於人引興長。銀絲尊薦野鴨段。金粟瓜取
西楊莊。山頭雲氣或成虎。溪上仙人多訝羊。何處行春柘枝鼓。閩州竹枝歌
女郎。

婁江姚文奐子章 玉山之堂湖水東。朝來佳氣鬱蔥龍。鶴飛瓊圃三株

樹。鼇戴崑崙小朵峰。雨裏賣魚溪友過。華間吹笛野人逢。朝簪儻擲歸相候。
一箇桃枝瘦竹筇。

吳龍門山釋良琦元璞 鐵笛倒吹江上去。聞在玉山仙子家。自喜酒船
逢賀監。定知玄易授侯巴。露涼磁碗金莖凍。月滿湘簾玉樹花。人生歡樂何
可暮。遲爾龍門望太霞。

會稽楊維禎廉夫次前韻 山迴古縣六七里。潮到唯亭第一家。翡翠明
珠通百粵。竹枝銅鼓出三巴。山公酒醉童將馬。禪客詩成女散花。須信西園
圖雅集。佛中脫縛有丹霞。

荆山道人曾有約。約過虎頭金粟家。江上降龍重見朗。酒邊吹雨或成巴。
春歸駟馬橋頭柳。月滿蕃禧觀裏花。鐵笛東歸還小住。仙源不隔赤城霞。

搜神記曰。扶南王范尋常養鱔魚十頭。犯罪者投之池中。無罪則魚不食。
乃赦之。月山叢談曰。占城國人有訟事不決者。則使乘水牛過鱔魚潭。理曲者
魚食之。直者雖十往返不食。果爾則與觸邪神羊。指佞靈草。同爲瑞物。昌黎何
必爲文逐之耶。

濟上多清泉。釀酒淪茗俱妙。杜康泉在舜祠廡下。卽舜泉也。水一升。重二十三銖。攷古二十四銖爲一兩。則不及兩許。輕之極矣。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忽踰二紀。薦罹多難。編軸尙存。物在時遷。所宜興嘆。丁未年。駕在岐山。涿郡子暮記。又書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太儀。遂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暮再題。鄒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成式終太常少卿。故稱太儀。段公鄒平人。竹懶曰。余於項氏亦見二卷。皆摹本。然不載此跋。

皇覽冢墓記曰。孔子冢營百畝。本無祠堂。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今惟有柞樹成林而已。余有閒情。常思得高手畫士。用丹彩雜色。寫孔林圖。以自玩。而未遇其人也。

余過滕於察院庭中。見石刻李太白書壯觀二大字。今閱金鄉縣碑目。亦

云。儒學有此二字。其碑陰刻云。賀知章爲任城令。與白友善。過城鎮有所觀覽。書此二字。蓋元新豐里人。得此於沛中。置諸堂。元末兵亂。仆於草萊。國朝徙置今所。豈又一石耶。大都名賢之筆。傳摹轉徙。不一而足者多矣。

唐時顧渚山有明月峽。金沙泉。出紫筍茶。毗陵吳興二太守就泉上造茶。大張宴會。泉不常出。太守其儀致祭始流溢。造供御者。畢卽微減。供堂者畢。又大減。太守旋旆。涸矣。或淹期多造。則有風雷毒蛇之變。白樂天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宴會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繞身。盤上中分兩州界。燈前今作一家春。青娥對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笑花時客牕下。蒲黃酒對病眠人。按陸鴻漸茶經。造茶之法。摘芽擇其精者。水漂之。團揉入竹圈中。就火烘之。成餅。臨烹點。則入臼研末。潑以蟹眼沸湯。至宋蔡君謨。以其法造建溪之茶。而加精焉。胡元桐馬潼茶。無所聞入。昭代唯貴葉茶餅。製遂絕。洪武中。顧渚貢額止五十餘斤耳。余友王毗翁攝霍山令。親治茗修貢事。困著六茶紀事一編。每事詠一絕。余最愛其焙茶一絕云。露蕊纖纖纔吐碧。卽防葉老采須忙。家家篝火山牕下。每到春來一縣香。

溫州乳柑。冬時味酸。經春暖則甘美溢出。太和山騫林茗葉。初泡再泡。猶濁澀螫口。經四五泡。則清香撲鼻矣。

顧仲瑛秋華亭書扁。係鮮于太常隸筆。款云。構李鮮于伯機書。乃知漁陽公流寓我郡頗久。故以自署也。

東坡書快哉亭石云。昨日與數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醉。軾時元祐四年三月四日也。又一手帖云。昨日快哉亭與數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逮卽答爲媿。春生雪盡。計尊候起居佳勝。新詩甚清冽。病酒不敢率意趁韻。幸少寬限。否因書見過。如何如何。不一。軾再拜書忠玉提刑執事。顧仲瑛得此石。作壇立之。名拜石壇。又併得此帖。作壇記與帖考云。瑛素有嗜石之癖。每遇故家遺宅。見有奇峰怪石。輒徘徊顧戀。不忍舍去。或百計求之。不得者。圖寫其形。似標諸草堂壁間。以爲凡格供後。至元戊寅四月下澣。訪尼僧巖叟于東城之庵。庵卽故宋周太尉宅。斷垣之外。燕麥中有假山在焉。遂披榛約棘。裹衣而登。其上羅立諸峰。已爲好事者挽載而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欹臥於高梧之下。上有老坡題識。觴詠之語。易之以粟。歸而立之中庭。左映右帶。無非松竹芭蕉。

枇杷之屬。多者書帶草耳。石之挺挺拔拔。如老坡獨立於山林丘壑間。愈見其孤標雅致也。瑛加之拂拭。永爲子孫寶玩。明年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丹丘敬仲下訪。見而奇之。再拜題名而去。丹丘辭翰鑒博。有元之元章也。於是鑿石爲壇。字曰拜石。後三日而御史白野達兼善來觀。嘉柯之逸。爲作古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隸寒翠以美其所。此石之名。於是愈重。然皆未知所紀之詳。至正乙未冬。周履道秀才自梁鴻山攜贈老坡手帖。讀之。乃是答忠玉提刑快哉亭飲移者。上有賈秋壑私印。其辭與紀石甚肖。嘗記大全集中。有次王忠玉提刑遊虎丘詩。有連日與王忠玉諸公遊西湖次韻詩。有次劉景文答馬忠玉詩。蓋當時有兩忠玉焉。然莫知其孰是。及考宋史。元祐四年坡與翰林學士兼知禮部。以論事積當軸者恨。故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以避朝諍也。瑛想老坡風流曠邁。行千里間。有名山勝水。豈不與友醉酒賦詩。以快其意。又考諸雜錄。忠至乃王規父侄孫。先坡在維揚。後坡渡江。坡答其詩。有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之句。是則書所記者。王忠玉無疑矣。然後知石乃維揚故物。帖則王忠玉家寶也。吁。石之在山。不知其幾千萬年。因坡之題鑿而出山者。又不知其幾百年。帖之

壽又非石比。兵殘火燬。展轉流落人手者。亦不知其幾百年。今一旦二美併來。抑神物有所會合耶。吾玉山有所際遇耶。又思丹丘白野。不二十年皆仙去。坡仙有靈。豈不能於風清月白之夜。挾二公同逍遙於此壇乎。瑛亦豈不能鼓阮酌一尊於此壇乎。不因此石。其能永傳。敬書此記。俾伯盛朱茂材刻于他石。使後之覽者。知石與帖併拜石之壇有所自云。至正丙申正月五日。金粟道人顧瑛書於玉山草堂。

沈存中內翰。自號夢溪。緣少時夢至一處。小山幽嶼。花覆如錦。山麓下一溪。紺碧澄寒。有喬木濃蔭。靜菴可樂。每夢如此。迨覺求之。則未遇也。及謫潤州得之。宛然夢境。因名其溪曰夢溪。而著筆談焉。

六硯齋二筆 卷二

宋理宗時。以應禱勅封嘉興順濟廟神爲靈澤侯。如夢飛得一卷以相質。余曰。此中書省所行牒文也。字亦中書省臣所書。謂之判體。非所貴也。但好事者蓄之。亦見前朝制度。當時史彌遠爲中書令。故首書名而參知以下相次別署耳。唐宋庶政纖悉皆歸中書。雖封爵之重。止以省牒行之。王堂詔誥璽書。不輕授也。其後又重列名押字者。乃中書行門下省門下行尙書省。然後行之於下。付該廟祝爲世守耳。三省所列。俱以彌遠爲首。所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也。

江珧。又名江瑤柱。閩海之產。亦蛭蠓之類也。東坡篤於味。至爲作傳。又云。腊之則風味頗減。友人有從嶺粵涉海回者。見遣一裹。瀹以佐酒。遽令蚩蛤輩退步三舍。

元人喜寫桐陰高士圖。子久叔明雲林幼文。俱有之。雖景物各布。而一種瀟灑超逸之趣。令人不知人間有利祿事則一也。丙寅六月。偶過石佛禪堂藏經室前除。四五桐樹間。桐正作花。香雪滿地。啜茶談詩。亦自慶暫遊諸公圖畫。

中也。

門人倪剡雪。奇士也。精大衍數。占事奇中。遇異人。授以劍訣。嘗爲余起舞。白虹繞楹柱間。不可留瞬。余爲玉龍子歌貽之。勸其北遊塞垣。以親老未能出戶。歌曰。玉龍子出丹穴。一縷紫烟千片雪。舞翻滿袖梨花雲。銀海茫茫上孤月。鶴來且自返蓬壺。三百六十飛仙鳴佩玦。

林逋賣梅。旣玩其花。又取其值。似同遣婢。一例忍人。竹懶賣文之餘。兼亦賣梅。其梅從筆墨灑落。蓋以文魔所幻。非出園丁手也。且不取錢。止令麵生時一相就而已。

顧逋翁况隱我里。有洗馬池。在小鹽倉橋。委巷旣窮。遂連阡陌。有水一泓。環以老樹。水色沉黑。不生萍藻。亦無涸溢。或云我地無馳驟。當是洗研池。非洗馬也。樹間向傳有石碌碡相映。今爲民居闌闌所侵。已悉徙去矣。逋翁有苔蘚山歌一首。豈卽是中所玩耶。歌曰。野人夜夢江南山。江南山深松桂閒。野人覺後長嘆息。帖蘚粘苔作山色。閉門無事任盈虛。終日欹眠觀四如。一如白雲飛出壁。二如飛雨巖前滴。三如騰虎欲哮咆。四如懶龍遭霹靂。嶮峭歎空潭洞寒。

小兒兩手扶欄干。

呂溫於洛陽南市。買得斫神記一部。不知誰作。有上官昭容押縫。遂深寶秘。爲作歌以記之。

唐盧綸割飛二刀子歌云。吾家有剪刀。人云鬼國鐵。裁羅裁綺無已時。用來三年一股折。南中匠人純用鋼。再令盤屈隨手傷。改鍛割飛二刀子。色凝霽雪鋒含霜。兩條神物秋水薄。刃淬初蟾鞘金錯。越戟吳鉤不足誇。斬犀切玉應懷忤。日試曾磨漢水邊。掌中恬慄聲冷然。神驚魄悸却收得。兩頭已吐微微烟。刀乎刀乎何燁燁。魑魅須藏怪須滅。若非良工變爾形。只向裁縫委箱篋。余得宋仲溫草書一本。乃題云。折剪刀歌筆法沉頓雄快。兼篆籀急就之能。不獨步驟旭素也。後有題語云。百年前華亭王先生用鍾王家法書此。唐盧綸所作剪刀歌。於士夫間。價直百錠。如獲拱璧。先人得之。命予自幼臨倣。得其肖似。故遇人有求書。輒贈之。書畢。追想先德。又成今昔云。東吳宋仲溫識。按仲溫所云。王先生者。王西園也。元末老儒精樂府。余得其學。窠書萬玉叢三字。以冠吳仲圭墨竹冊。真不易得者。

辛稼軒棄疾。才情豪放。見於填詞。諸作書法。未有聞。亦未之見。甲戌春仲。得觀一卷。乃行書劄子。渾厚沉婉。有蘇欒城風氣。絕無拔劍罵坐之態。古人之不可相如此。今錄其語於此。

棄疾自秋初去國。倏忽見冬。詹詠之誠。朝夕不替。第驅馳到官。卽專意督捕。日從事於兵車羽檄間。坐是倥傯。略無少暇。起居之間。缺然不講。非敢懈怠。當蒙情量也。指吳會於雲間。未龜合并。心旌所向。坐以神馳。右謹具呈宣教郎新除祕閣修撰權江南西路提典刑獄公事辛棄疾。

倪元鎮詩情婉逸天成。有王孟之致。余甚愛其追和孟東野張承吉崑山慧聚寺詩。有寒溜石苔碧。落花春雨香之句。卽摩詰不是過也。

周公謹。名密。號草窗。又號弁陽老人。泗水潛夫。殘元時流寓吳中。目見僞吳張氏狂圖不遂。城破國亡。皆由任用非人。淫樂自恣。竟殲天戈。有足嗤者。於雜札中得其詩數絕。皆追悼之作也。行筆矯健蒼勁。亦深足尙。余爲裝潢存之。而錄其作於此。曰。甲第紛紛起畫樓。忍看孤主赴羈囚。當時幾個偷生將。只合加封不義侯。其一霸氣遙加萬乘君。江南兵力已全分。那知几席生奇禍。兩卒

輿屍從後軍。其二註云。數君故有禍。長淮千里陣雲平。萬騎郊原決死生。不信玉堂春醉醒。倚闌晴日喚流鶯。其三註云。不救根本而執法樂此。張所以亡也。偃月堂高矗紫烟。夜闌笙火正薰天。如何斥地連吳楚。葬骨都無半壠田。其四註云。狂生不知死。城門壘合勢如山。夜哭吳兒矢石間。血濺髑髏俱作土。功成上將獨登壇。

讀顧金粟玉山紀勝。知當時文章翰墨。風流俊賞之彥。無不羅致。金粟所自賡和。亦聯鑣並軌。無一下駟。獨其手筆。未得多見。今閱其啓事一通。行楷楚楚。奄有洛神畫贊風軌。信能品也。啓云。阿瑛啓。遁跡異鄉。甘與草木同腐。遠領斯文。大瓦眠食粗安。但於友朋多不奉書問。爲缺。實以路遠便艱。諒知我者。必毋見諒。今年目昏手勸。老態頓加。因思太倉諸友。際此多故。不知再能相見。不。因陪雪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非前。諸公放落。獨與學古彥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回崑山途中。邂逅令弟。曾附意亮達聽司。近始知致身重要。喜慰無已。然未獲爲賀。負罪負儻。至平望。毋惜枉駕。辰下暑隆。唯冀善加調攝。以膺大用。不具。五月三日。顧阿瑛手書。拜公武交契。

元人有西字韻七言律詩。作於盧充韻。而諸公和之。惟陶南村灑落雄邁。筆亦道古。有李泰和雲麾帖意。詩曰。與君相遇浙河西。鴻爪縱橫踏雪泥。魯酒未聞千日醉。雍琴初墮數行啼。老松臥壑虬髯古。脩竹排雲玉節齊。試問終南高隱處。青莎雜樹白蘋迷。其一白雪歌殘月墮西。綵箋絨露濕香泥。錦篝自教鸚哥語。環佩同聆絡緯啼。新製惠文蟬殼大。舊裁白紵鶴翎齊。它時若共東園宿。夢裏相期徑弗迷。其二陰陰桃葉武陵西。山雨霏微不作泥。梅樹月高攜鶴過。桂枝風急喚猿啼。讀書堆裏牙籤合。揮扇行間鐵騎齊。聞道驚人吐奇句。含情直入五雲迷。其三

元人吳叡。字孟思。工小篆。勻淨道逸。亦能品也。有書道德經一卷。

釋良琦。號楚石。與顧金粟遊。極密。玉山草堂中諸詞客。每有倡和。必琦爲發端。諸公雅推重之。偶於倪雲林雜劄中得一紙。有云。正月中。僕爲醉客所捶罵。僕亦醉。頽然如土木偶人。不屑也。人所能共知聞。乃反造謗於雲門翁。謂僕議其詩文字畫。雲門翁學皆造極艱。虞中留。遇僕不淺。僕亦人耶。獸耶。聞雲門中亦少動。是不可曉。雲門者。卽琦也。琦住持越之雲門寺。又住持吳之龍門寺。

故又稱龍門翁。味雲林此東。則琦之聲價可知矣。

朱德潤澤民。爲周景安徵士。寫秀野軒圖。蒼潤清逸。在子久叔明之間。又爲作記。文采斌鬱。字畫道麗。亦頡昂鮮趙。澤民爲江浙提舉。學校文行之美。冠冕一時。特性廉重。不輕徇人求。是以流傳有限。此卷真吉光片羽也。周左丞伯琦。爲篆秀野軒三字。亦極偉觀。題者數人。悉名筆也。末則其嗣君識語。亦見世美。

余昔遊吳中諸山。至周氏秀野軒。領覽天池玉遮之勝。今數年矣。今歸寓軒。獲覩周侍御之大篆。朱提學之新圖。恍然若夢遊也。景安求余着語。聊爾塞責。髦餘才盡。愧無佳語耳。

我憶天池與玉遮。幽軒水木澹清華。竽笙遠振風林竹。錦綺晴連晚徑花。山罽敷床朝看雨。澗泉漱石晚分茶。番陽大篆睢陽圖。不負春陵處士家。至正廿又五年五月既望。京口張監天民書。時年八十五歲。

昔年嘗作軒中客。今日重題秀野詩。四檻綵雲晴縹緲。遶牆蒼雪曉參差。雨餘山氣侵茶鼎。風過林香落酒卮。念我松楸暉咫尺。倚闌長是不勝思。

吳郡朱斌

屋裏青山屋外溪。水流雲度坐中知。繁花翠竹春來好。古木蒼藤晚更奇。
教子讀書兼學稼。留人炊黍更烹葵。鹿門風景青門趣。都在斜陽曳杖時。

張吉

江晚洲渚交。雨晴草菲菲。前山靄欲暗。罟師度水歸。望烟知吾家。花竹隱
半扉。乍休田中耒。猶響林下機。此鄉卽桃源。亂後世有稀。開圖身已到。不知
塵境非。渤海高啓

高館罷零雨。前榮散微風。霏霏碧蘿花。吹落酒罍中。移席俯流水。揮絃度
秋鴻。遙思獨樂意。邈哉誰與同。太原王行

古苔十畝青山麓。窈窕幽閒暎深竹。中有高人晝掩扉。孃孃藤梢上書屋。
青風出谷灑秋香。返照穿林破春綠。不省睢陽畫裏看。細路經丘杖藜熟。

青城王彝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林。竹陰看坐釣。苔跡想行吟。嶂日斜明牖。渚風涼
到琴。相過有隣叟。應只論閒心。郟都徐貴

霽色青蕪外。開軒此獨幽。竹深頻理徑。山近不爲樓。茶興邀僧共。花期報客遊。看圖憐到晚。借屐擬相留。潯陽張羽

得覽先公跡。悠然記昔時。松楸先壟近。花竹故人稀。圖畫留遺跡。雲山起遠思。投閒身未遂。感慨一題詩。鄉人朱吉

秀野軒者。吳周景安眺覽之所也。番陽周公爲題其顏。我先公爲寫而圖之。復從而記之。蓋軒與我先壟密邇。景安乃先公之愛友。非若是又孰從而得哉。先公暮年。每倦於此。明年遂卽世。此絕筆也。景安亦已物故。景安之壻何幼澄氏。時以示余。拜觀圖後題者。多吳中秀士。俛仰之間。已四十餘年矣。諸公亦多淪沒。豈易得哉。且夫名之著者。因以德。境之勝者。由乎人。他日何氏子孫傳示永久。亦足以侈外家之雅集矣。幼澄其瑤藏焉。余旣賦之以詩。又求識之於後。遂書而歸之。永樂庚寅二月望日。朱吉識。

秀野翁所藏帖。有趙松雪書歸去來辭。及白描淵明立像。藁城倪中錢塘陳彥博跋。曲江錢思復浚儀趙俶語溪鮑仲孚各賦選古一章。皆論松雪事甚恕。蓋爲賢者諱也。周桐村鼎書後云。丁丑先大父小識二十三字歲月而

已。不著論也。丁酉錢半隱先生題名。中有先外祖觀稼。有君先執友顧龜巢先生。呼不肖鼎爲七歲客。今犬馬齒六十有五矣。又云。邑庠生瓊秀野之曾孫也。以祖執行事。余每抱此相展閱。又云。農圃秀野觀稼。半隱龜巢。五君子風采可畫。與古人伯仲。而不肖以犬馬名玷之。寧不深感。成化元年乙酉陽月廿四日。周鼎在武水天香書室謹識。

竹懶按。此卷零落諸跋。不可深考。而所謂農圃者。卽桐村之大父。觀稼者。卽其外大父。想當爲朱姓。顧龜巢則失其名。皆前元遺老之有學行者。可念也。

石夢飛得石一片。青黃相半。類菜甲。以爲研。竹懶銘之曰。於陵圃中。拾斯墮甲。霜凝雪堅。不可烹淪。俾食字者。礪齒以嚼。

洮河石三種。黃白碧皆淺淡有韻。今人指深綠麤石爲洮。非也。兒輩閱肆得一卵石。研四旁皆蠟色明透。類玉塵。面有二圓暈如蛤肉。所謂雞公眼也。竹懶銘之曰。于闐之河。洮去不遠。王之支庶。散布流行。千波所淘。萬沙作礪。斷霜無聲。興雲有滄。每一啓匳。白虹在檻。

張伯雨書法勁妙。初不知其善畫。偶見一幅於友人沈載猷家。滄筆作山。如堆阜起伏。下層草樹荒率。不甚入意。疑僞者。因伯雨無畫名而掩之耳。忽於一禪者處。得無盡燈所作天台山志。載伯雨入吳閒閒室。受七十二家符篆。能以敗筆點綴成樹石山水人物。頗自賞適。則知其以餘瀆自恣也。高流胸次吐吞物妙。任其出入變現。豈能限耶。

蘇養直名庠。隱居學道。往來句曲。東坡曾與通譜。呼爲吾宗養直。贊其像云。松風颼颼。瘦藤在手。唯此白叟。德全於酒。蓋直風素節。士大夫仰之久矣。翰墨所遺。亦高邁不羣。今得覩其手柬二通。皆當時率意之筆。而點畫異趣。有不可勝窮者。特倩友鈎填入帖。而錄其副於此。

門中伏惟萬福。妻子輒拜。起居之禮必恭。已行否。或尙留告。道區區之意。山中雖荒索。然歸金壇。亦便道。肯賜臨辱。不勝至幸。

庠再拜上問尊夫人。卽日恭惟壽體益康。門中上下均休。老媳婦輩敢拜起居。山中有委萬萬疏示。庠再拜。

跋周德友所藏養直書云。李將軍之霸陵。見止於醉尉。陳拾遺居射洪。畢

命於暴宰。吏之能辱人如此。澹臺子羽不至言游之室。閔仲叔不以口腹累安邑。皆委而去之。士之重所就也如此。後湖蘇公隱丹徒。辟召不肯起。其於世何如也。周君德友親主縣簿。顧從遊文書。往來如曲如瑣。求之古人。未易一二數也。

後湖先生於吾家契好最舊。僕晚生。不及見先生臨終之歲。叔父中黃翁語羅浮異事。知其超然玄悟。不隨化俱盡矣。今德友尙刻舟以求劍。何耶。然德友負其所養。不少見於世。獨置力於斯文。不負所知哉。乾道丙戌除日。借觀於上饒祥符僧舍。眉山蘇嶠題。

後湖先生仙去已久。殘章墜藁。不爲六丁取去。流落世間者。尙或有之。未若吾德友所藏如是之多也。先生少不就舉。老不就徵。蓋神仙中人。非世所能羈絆者。故語帶煙霞。嚼松風。非食烟火人所能到此。尤可寶也。見德友說。未經散亡時。其家所得詞與詩與尺牘。堆案盈箱。遷徙十亡七八。則不爲世之所見。得以寶而藏者。又不可勝計也。伏讀欽嘆久之。紹興庚辰。汝陰李壽臣書。

後湖先生。以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今觀此詩帖。蓋有得於東坡者。東坡嘗謂延州季子張子房皆不死。嶺南之人亦言東坡不死。後湖真不死矣。德友久從之遊。恬於仕進。其文氣老而益律。有以也。夫乾道戊子冬至後二日。莆田陳雅書見松而知柏。聞蘭而識蕙。臭味不殊耳。僕從德友交游。尙未款觀後湖之所稱道。令人意傾也。紹興庚辰人日。建安徐誦書。

竹懶曰。後湖卽練湖。在京口西曲阿東南。獲傳海神悅高麗王女。釀酒爲聘。王嫌其味醜。卻之。海神怒。載酒還。經曲阿口。悉覆其酒海中。流入曲阿。練水受其味。色白而甘。釀酒異常珍美。養直嗜酒。因居後湖。稱後湖居士。蘇嶠者。亦眉山族裔。所云叔父中黃翁者。學道而有得者也。羅浮異事中。黃於養直化後。復見之。羅浮也。余曾得見冷啓敬張三丰書蹟。與此後湖先生手簡。皆仙人腕中灑落。可爲多幸矣。

右軍瞻近帖真蹟。又連龍保帖拾壹字。

瞻近無緣省苦。但有悲歎。足下大小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喜遲不可言。想必果願者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旣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

此信旨還具示問。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別刻尙有卿舅可耳。至爲簡隔也。九字見十

七帖

右羲之瞻近帖。行書之狎隣於草者也。典午冲靚放曠之風。烏衣諸王富貴居養之素。藹然見豪楮間。宜其名百世也。第宋淳化宣和似搜羅晉帖靡遺。而此帖獨不見有表識。豈非金源得宋故物。易故以新而然歟。明昌七印籤帖金書。全倣宣和。其篆籀朱法。精粗不侔。後世瞭然在日。假令當時不相師法。政未爲失。觀辨章良公成甫家清玩。見右軍真蹟二帖。當亞快雪。至正丁酉閏月己未。廬陵歐陽玄識此。

余居祕府時。閱歷諸家帖。而右軍羣昆季居多。荷華裹鮓。神俊天出。評者至以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稱之。信不誣矣。此帖骨相差豐。豈操觚時在來禽喜色之前耶。不見賞於徽宗。而見珍於完顏。臨風撫卷。足爲世道一慨。前翰林孫黃。

鄱陽宋天章嘗示余鄱陽獻之帖。每恨其絹素未古。此帖與金華宋仲珩

所收周益公家喜色帖。紙墨相類。筆法精妙。真蹟無疑。良金美玉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寶之寶之。丙寅立夏鄱陽劉昺題。

竹懶曰。此唐人硬黃本也。文皇酷嗜右軍書。令趙模湯普徹等十餘人常侍左右。遇有逸蹟。輒令搨之。謂之供奉搨書人。搨用三法。真蹟明朗。用雙勾廓填。其稍晦者。用嚮搨。於暗室中。穴牆留孔如錢大。正當日光所注。以蹟承其光。而人就暗中精意勾之。若沉晦之極者。以紙性暗塞。不能映取。則攤之熱熨斗上。以蠟薄塗之。令紙發明。如明角魚枕之堅透。而後用牛毛勾法。極意取之。俟大模就。而徐以墨填之。謂之硬黃。以搨法之極攻苦者也。此帖紙堅厚而黃色。又連龍保帖一行。豈右軍真蹟耶。及互爲參稽。不入閣帖。知爲王著所棄。後又不爲道君鑒取。故無政和宣和等璽。而有金明昌七印。此必金僭食時。畢少董輩負而投虜中。金亡後。又負而投南宋。是以有羣玉堂秋壑等章。不歸內府。而僅充宰執之玩者。以讎物見擯耳。元之跋者三人。惟歐陽圭齋略有見處。其二人者。如說夢也。願我輩生右軍後幾二千年。尙得覩見希微光影。皆從前追慕愛護者之力。但深慶幸。何可過肆吹索者。崇禎甲

戊穀雨後四日題

元人高翼。字茂之。官至嘉興路推官。善書小楷。倣樂毅論。精悍整飭。而略少韻味。在揭曼碩之下。所傳極少。余僅購得其書周子通書四十章一卷。亦罕物也。

項寵。叔新安人。名承恩。杭州府學生也。屢上不第。遂隱西湖岳墳。攜一女奴。供爨奇醜。開小肆。雜置書籍畫卷。併盆花竹石。索價頗貴。余戲贈之詩云。西湖流水供濯足。南屏山色對梳頭。月夜酣眠琴作枕。雪朝孤坐絮為裘。盆花巧作千金笑。壁畫貲高萬戶侯。何用更尋高士傳。先生風格在林丘。余遊中原回。聞先生以哭婢成疾而逝。即前之奇醜者。人皆笑之。予信先生非耽其色。實藉其相依。一旦失去。如登登之離巨虛。實難自濟耳。今於常賣處得一扇。有先生倣沈石田畫。蒼莽淋漓。直得子久家法者。題云。陰陰茅屋野人棲。望裏煙波咫尺迷。約伴攜尊釣斜日。從來浪跡寄山谿。萬曆癸未季春。余與徐企孺許思德遊飛來峰。既而思德仲兄沂春先生為作記。且邀談竟日。盡出所藏法書畫卷。縱觀之甚歡。已別去。買舟抵郁銘葵氏宿焉。其族有惺初者。好古。聚二三知己。

觴我侑以沈石田漁舟晚釣圖。徘徊不能舍去。強識歸安溪。寫於沂春扇背。題短句見意云。石田詩云。新豐酒波供濯足。塵土紅污酒波綠。粗豪飲客下馬來。三觥五觥行促促。何如並着春江船。蒲茸紫立柳黃眠。船頭對坐酒漫傳。賣魚儘可供沽錢。夕陽射眼拉柁轉。江光貼天孤鳥遠。弘治五年春三月。偶坐小軒。寫漁舟晚釣賦。此長句以見老况。錄寄冷庵先生求教。竹懶曰。每見石翁題畫句。必奇此。尤奇峭孤振。似東野玉川。向非寵叔拾之。播於毫端。則墮沙莽中矣。余不惜爲此老効捃掇也。

秦州聖果院。有唐時古井闌。保大中琢。舊有綆迹。深入寸許。後更合滿。銘文亦漫滅。蓋活石云。按集古目錄。李陽冰縉雲三碑。篆刻極細瘦。亦由活石。歲久漸長。刻處幾合故也。

唐瑯琊王淹。兄女。未笄能琴。忽彈廣陵散。宛轉盡妙。自中散歿。而此曲不傳。五六百年矣。不從天墜。不從地出。實由虛寂之中。自宰察之神。司其妙。以授王女焉。中散也。王女也。皆天地之伶也。莊生曰。樂出虛先得之矣。

趙榮祿少時。繪事步武雲麾。摩詰營丘。不敢失尺寸。皆縑素滄染之筆。蓋

荆關一派。未嘗握其門槌也。今見其寫謝幼輿丘壑圖。纖細曲盡。驗其爲少筆。跋者數人。

黃塵汗人廊廟具。蕭散風流誰比數。清言善畫浪相傳。遺恨千年機上女。吳興姚式。

昔顧長康畫謝幼輿著巖石裏。人問其故。答曰。幼輿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故宜置此子丘壑中。觀其清逸標致。固足嘉尚。然能確守臣節。當時同幕。罕有及之者。今松雪翁後數百載。心領神會。作此圖。最是位置有方。筆意奇妙。使長康復生。見此必當點頭。東廬王琦。

一丘一壑絕塵坌。坐看青山出白雲。可是玉堂揮翰手。却疑大小李將軍。鄧梅木之。

身形似鶴鬢參參。消得松風置一龕。幸自青青好山色。無緣祇有幼輿堪。虞集。

論者可方庾亮。何如丘壑自專。幸甚嘯歌不廢。風流圖畫猶傳。宋亢。宜著山巖謝幼輿。鷗波落月夜牕虛。虎頭癡絕無人識。把筆臨池每自娛。

倪瓚。

右先承旨早年所作幼輿丘壑圖真蹟無疑。拜觀之餘。悲喜交集。不能去手。無言師宜寶之。雍謹書。

洪武辛未夏六月十又二日。三山斌西甌趙友士李錄上饒梁鵠同觀于建康之春風堂。

巨然山寺圖。余及見其真者。峰巒雄渾。林木蔽虧。極曲折逶迤之致。而於絹素上用筆頗燥。絕無滄染之跡。乃氣象磅礴。自然圍厚。昔人謂之乾筆。巨然亦其罕作也。虞奎章行草一詩。亦其晚年日青後。信手揮運。而波磔意連。筆斷處。滋有奇態。信知得真者。駕空凌虛。不拘拘憑藉形象也。余嘗有句云。雲林薰心忽欲吐。此時合眼取亦得。豈虛語哉。今偶見文伯仁想像巨然圖一卷。知巨公真蹟本。爲治平寺而作。吳原博重錄元人題句。亦抄存於此。

禪林闕清景。臺門作重關。幽人不可求。邈然在高山。古路何迢迢。前塵接人寰。雖有樓觀高。飛泉望潺湲。誰爲飛行身。踐踏紫翠間。野渡具舟楫。有待終日閑。空令垂釣客。薄暮聽鐘還。虞集題巨然山寺圖。

老巨三昧筆。脫紙作荆關。僧中有此郎。宜水復宜山。層巒當面起。雲氣隔塵寰。松濤響空谷。曲澗雜潺湲。風將貝多葉。亂落夕照間。老禪不可尋。雲與山自閑。空中聞杖錫。應與鶴俱還。鐵道人在雲間。長者寮。試劉士先涇圓墨書。

高人造化筆。奇概每相關。羣山獻萬狀。一壑分兩山。恍疑景外景。迥出寰中寰。胡麻堆翠綠。瀑布下潺湲。遠碧聳天際。晴雲眠樹間。卓哉青城樵。神襟寫幽閒。手招鐵籛仙。一往何時還。後學錢齋在高翠軒。寫時年七十歲。

嵩岳珪禪師曰。佛能空一切相。皆滅萬法。而不能即滅。定業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又曰。定業亦不能牢固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恆無一人。能生萬法。萬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有主。是曰無心。如我悟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此釋氏精要語。緡盡法藏不能踰也。

王子安袁天罡相其不壽。果不滿三十而終。然其序黃帝八十一難經序云。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

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陀華陀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洞明醫道。至能遠望氣色。徹視腑臟。洗腸剝胸之術。浮沉人間。莫有知者。勃以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黃帝素問。八十一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日而畢。將別。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毋猖狂以自彰。當陰沉以自深也。勃伏習五年於茲。有升堂覩奧之心焉。近復仰鑽太虛。導引元氣。覺滓穢都絕。精明相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矣。觀子安之自言如此。何竟收短年之報耶。豈其未少有得而自誕。抑形器所局。所謂定果不可移也。

宋羔羊老人王逸老。紹興中以散官扈蹕來南僑。家攜李書千文一卷。字大如當三錢。半草半行。古淡奇秀。蓋熟爛二王。旭素而隨手出之者也。書道宋未儘有人憾。收拾不盡。至元則頓靡矣。

宋僧號牧溪者。善寫生。所作蓂蓂緞蟹。皆具真態。特用筆稍欠鬆逸。而人

遂以濃濁詆之。然余得觀一卷叢竹之杪。止作瓦雀頭。數十相聚。杳見側出。而若見其全形者。此大入意匠。不似今人寫生。但描依樣葫蘆而已。

宋思陵得李伯時畫人參地黃二藥。裝潢之。御書東坡二贊。筆法渾厚純美。有鍾太常家法。蓋以賜臣下者。不可考矣。贊云。上黨天下眷。遼東真井底。元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檉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泡炙。斲齧盡根抵。開心定魄魄。憂恚何足洗。糜身輔吾生。既食首重稽。又曰。地黃食老馬。可使光鑿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吾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沉水得穉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清。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食餠。嚙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朱德潤題云。右宋思陵書東坡先生人參地黃二詩。筆意遒勁。有鍾繇波法。兼復有御書小璽爲識。若楊后坤寧殿書。則柔婉不侔矣。題此以俟知者。至正丁亥冬十二月九日。朱德潤題於寶儉齋。

仇山村題云。光堯皇后憲聖慈烈楊姓御書也。大婦筆法。追及晉人。前此所未有也。書二藥草以賜人臣。藥石之訓也。俱非草草觀者。宜參言外之意。丙寅清明日。錢塘仇遠題于邵氏書齋。竹懶曰。思陵極愛蘇公文詞。力購全集。刻之禁中。此二詩應所熟誦。而出之筆端者。且坡語二物皆北產。而移之南土。遂爾蕃茂。時當紹興南遷之初。尤所感而欣然也。

李息齋仲賓爲仇仁父寫木石細竹。規倣宋徽宗。極有筆趣。題云。大德庚子冬十二月。息齋居士爲友人仇仁父作於嘉禾寓舍。題者皆一時名公。悉錄之。

蒼筠倚喬木。古色秋逾好。誰能著茅亭。相伴此君老。如是翁。

聞仲賓方苦時行。力疾爲仁父作圖。尙能蕭散如此。敬嘆敬嘆。孟頫。子昂說法已著。不必重贅。大德五年三月廿日。困學民鮮于樞拜觀。

東坡嘗謂與可胸中自有成竹。乃見於筆下。今觀仲賓所作脩篁勁節猗猗。生意無盡。非胸中有成竹者。其能若此耶。大德壬寅中元日。應桂題。

極目荒墟落木中。空山人靜澗泉春。秋來不用爲霖雨。留得閒雲養臥龍。

石惹殘雲樹帶烟。猗猗蒼玉正蕭然。若人寫出胸中趣。知道平吞幾渭川。蜀
普程嗣翁。

青龍集。己酉春正月十有二日。會稽抱遺叟楊楨之吳郡張習古汶上袁
用雲間朱芾隴西李擴同覽于張士騏三昧軒廳。

露沐疎篁葉葉清。病蘇涼閣思橫生。山人神往風塵表。如見留題數老成。
梧溪居士王逢題。時歲癸丑十月廿日也。

醉車先生落筆處。一竹一石病容開。焚香披向幽齋看。想見秋清野思來。
曲江錢惟善。

秋風環珮玉珊珊。幽谷箕簷野思閑。惆悵謫仙歸去後。空留清影落人間。
永嘉曹睿。

薊丘筆法殊蕭爽。與可風流竟未亡。安得眉山老居士。爲君重記墨君堂。
華亭袁凱。

薊丘竹林出毫端。更覺清風入座寒。亦有高人明月夜。夢回恍惚聽鳴鸞。
天台陶九成。

前人。一代衣冠李薊丘。箕箒落筆似湖州。題詩諸老并淪沒。風雨江南幾暮秋。

誰持并州刀。剪北秋練淨。蕭蕭三兩竿。尙帶月中影。細林山人周之翰。幽篁孃孃倚雲根。舊雨空憐淡墨痕。不見薊丘吾老矣。歲寒心事與誰論。雲間陸斐。

竹懶曰。細竹一派。不知何始。常見宋道君寫巨岳六石。旁作古櫟棘枝。雜以篠竹。疎枝冷葉。數筆而已。此息齋卷。乃其合作也。黃越石持宋元畫冊來。中有趙元裕細竹一幅。乃作沙水層疊。就其高突堆阜處。以竹叢之。又於竹林間。映見砂水灘磧。約二三十里之景。夫畫寫人目一規所得而已。豈有二三十里之遠。而尙見竹枝。佐个字者。蓋寫近形則失遠勢。工遠勢則礙近形。此必不合之數也。元裕初無畫名。當是晚近金湜之流。非勝國人也。顏魯公劉中使帖。行草大徑寸。青箋。極豪縱天成之趣。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子期所圍。舍利將軍禽獲之。吁。足慰也。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太師顏真卿。字清臣。書劉中使帖真蹟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羊冕序。顏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座後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皆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將入季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御史侯之第。蒙城田衍題。

魯公書存世。嘗見李光顏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夫人帖。祭姪季明允南母商氏贈告昭甫告。并此八本。觀於此書。端可爲鈞如屈金。點如墮石。東坡有云。書至於顏魯公。誠哉是言也。時至大九年。歲在乙巳冬十月廿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右唐太師顏魯公書劉中使帖真蹟。著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內府。至元丙戌。以陸東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真蹟二卷。易得於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不獨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再拜謹

題于寶墨齋。

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顏太師之書。世不多見。不肖平生見真蹟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及此帖。祭姪行草。馬病行真。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

鮮于伯幾題。祭季明文。天下法書第二。吾家法書第一。此又題劉中使帖。漁陽筆法。信有所自。名不虛得。此卷余已刻之戲鴻堂帖中。董其昌觀。因題。

瀛州帖。視魯公它書特大。而凜凜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髣髴也。余平生獲見真蹟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詩云。桃源在何處。迺見世道污。所以顏魯公。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旂常。固不特善書名于代。况筆精墨妙。若是邪。昔桓彝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託足之地。余於是觀公翦禽之快。亦知夫唐燭未息歟。史侯處厚尙義士也。曠歲

月而得之。既得之。非尚義者不出示。處厚知所尚哉。錢塘白斑謹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名法帖。故能考其筆法。辯其真僞也。如顏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墨蹟。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真行。祭姪文行草。字如錢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澹黃紙。字亦錢許大。昭甫告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有碑刻。允南母告。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劉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聞捷慨然效忠之態。真希世之寶也。時於明窗靜几展翫之餘。收卷三嘆。後之學書者。非不厲志。米芾所爲。心會而手不遂也。飲中嘗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于勸學齋。早來左顧。匆匆不獲款曲。甚媿。承借顏公帖。適歸僕馬。遑遽不及詳閱。姑隨史馳納。他日入城。更望帶至一觀。千萬千萬。簽題亦俟後便。不悉。徵明頓首中甫尊兄。

竹懶曰。陸東之蘭亭詩。馮真實先生物。長公權奇質。錢予家。向留清樾堂中。殆十餘稔矣。一日權奇強力取去。僅償余二贖鼎。此帖得厚值。轉售吳中。不可復覩矣。余家所藏唐蹟。僅顏魯公祭伯濠州刺史文。爲壓卷耳。

人知司馬長卿由貲郎進。然非貲郎也。胡廣典故曰。貲者。訾算也。積而算之。謂之訾算。士人挾書律之技。効於官曹。及格者。酬以官職。謂之資郎。漢時徵辟選舉之外。又有此一途。若納財授官。起於哀帝。武帝時未開。觀卜式輸財助邊。帝使人問之曰。欲官乎。則知原無納資之例。此如近日欽天監天文生四夷館譯字生之類耳。長卿平日放誕風流。雖文藻蓋代。無人薦舉之。長卿亦厭就人牢籠。故曰。長卿倦遊。蓋倦於俯仰人。以取榮進耳。臨邛令王吉上林苑狗監。揚得意情。味與之相洽。後來亦相爲地。想亦由資郎進者。天地大矣。今古自有此一輩韻人。遊戲出沒於宦海名場。奈何錯解一字。悉舉而推之溝瀆哉。

今天子神聖。毅然罷納銀之例。以清仕路之源。以滌冠裳重厚之污。今而後有志士人。得抖擻雪白身材。處堯舜之世矣。

購得端硯一。回環如鏡。厚六分。面徑二寸五分。中作直界。分左右。左如常。一腰子硯。右上方一圓培。旁屈曲溝道。通左硯池。導墨瀋蓄培中。下方一方沼。貯清水。可漬筆。製度極有思致。可便老年近視者。移就目前。審諦爲用。不至誤謬筆墨。乃張句曲寫經硯也。其背右刻伯雨二字。方寸許。嚴整有法。左刻項墨。

林珍祕五字。蓋曾入天籟閣中者。石質溫純。有一眼。色暈甚淡。旁挾小點五六。余號之淡月疎星硯。不復作銘云。

吳興許同生先生。骯髒巍峨。壯氣勃勃。意常不可一世。見貪鄙嗜利者。尤唾罵不容口也。文章直寫胸臆。書備諸家。家有兩坵園。邀予作記。未果。以比部郎出守淮陽。蒞官五月。會有要璫經過。長吏俱伏謁。同生強項。超然賦歸。貽余靈壁石山一座。予置之恬致堂。朝夕相對。若見先生焉。因爲之圖。以貽先生。而銘之曰。葉舟下瀨。歸懷孤曠。賢哉鬱林。以此壓浪。清淮之濱。蒼潤峇嶢。寧虛我載。以遺素交。怪松壽藤。千古同格。屹斯砥柱。吾道生色。此石已貽門人石夢飛

盟石館

楊鐵崖。初亦號梅花道人。其自作鐵笛道人傳云。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有萼綠梅花數百植。層樓出梅花。積書數萬。是道人所居也。然於題署間不一見之。

石夢飛季弟成甫。予門人也。恂恂雅飭。勤於學問。少年得瘵疾。夢飛憂之。忽夢一臂墮落。未幾成甫果不起。乃爲作夢手歌以唁之云。夢中一手落。覺後

十指疼。手落百事廢。指疼連寸心。老樹挺三幹。歲月相滋榮。無端一幹萎。蕭索難爲春。初擬王氏槐。竟作田家荆。喞喞掩淚泣。恐傷堂上親。曷哉盟石子。孝在褒其真。真完生理鬻。枝葉自森森。

每閱荆浩諸圖。所作樹皆蕭疎簡遠。雖重林穿插。而一樹自爲一樹。且脩挺幹豁。不多爲附枝冗幹。而意自足。真摩詰的子。後來嗣之者。惟倪迂一人耳。己巳穀雨後。石夢飛寄至雙徑初芽一裹。運慧水者適至。五碗既足。清風忽生。因用荆法寫梅一株。視他作縱橫沓掩者。又一格矣。題句云。點酥琢玉閨兒夢。鏤雪裁冰凍士嘔。賴得春宵動吟興。一庭霜月喚精神。

六硯齋二筆 卷四

道人居塵涉世。須心坎中自作一活計。事到隨宜應之。既罷得片席。便據以爲安。大都與出入息爲緣。是安樂法。

真面目握真鏡。一照便見。若入沉吟。呵氣滿鏡矣。何由得露纖毫。

仙凡人鬼聖愚。只在瞥然一念間。諸違真狗妄事。我不懼。瞥然一念興。只須瞥然一念止。

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置之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懷擾擾。苦矣。究竟於事亦無益。

劉馭初言懶拙道人。終日撫弄其陽。令挺豎。卽又從尾閭縮引熱氣。直達泥丸。謂之起火燒荒。衰年之人。火冷陽沉。不用此法。難以返還。但人身陰陽與天地同。有一番蒸燠。必有番滲洩。若運之不猛。聽其萎歇。不免有點滴之漏矣。險哉。

物物有英華果銳之氣。善養之則生息滋長。自足供其日用。不然則隨日

月銷亡而已。

人身視聽吸歛。言動思想。俱屬陽火。內中精髓血脈。則陰精也。陽一動便能燦陰。專恃陰精充溢。足供其揮運耳。素問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降者降伏之降。陰不足而受陽之制。立見枯竭矣。

水中所生之火。冲融醞釀。真陽也。真陽生陰。離水獨制之。火燒灼焦熬。驕陽也。驕陽耗陰。人見美麗及淫褻事。熾然舉一念。不獨陽道興舉。而四體盡覺。焚如。稍久。卽火逼金鎔。關元已滲泄矣。若原無一念。而腎中真氣自生。薰然遍體。暢不可言。以意煉之。卽丹母也。

人之有夢。未必可占休咎。而思慮之純雜。嗜好之偏着。精力之盛衰。意向之銳鈍。往往徵之。夫子曰。甚矣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正謂少壯時無日不以經綸當世爲事。故夢寐中時與周公制禮作樂者相親。晚年所如不偶。不免冷淡念頭。所以有此嘆。亦實事也。余數年前。銳於玄學。每每希冀有至人之遇。一旦授我以靈巧之訣。於夢中常有鍾呂輩盤桓晉接。指授道要。近因研窮之久。稍於平實處留心。知吾道之原無不足。而泊然無所起。眠臥中亦遂無前

時異夢。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其他可攬可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

有一席地。展布四體。便是道場。一念卓豎。便是根基。一事撇得下。便是解脫。一境抵拒得過。便是降魔。一念相應處。便是證入。如此相續。去千了百。當更求奇妙。失脚重崖也。

初入道人。浮遊之念易驅。執念難化。稍得力後。執念易化。浮遊之念難驅。以初心猛念攝持。而後少知解脫耳。解脫隣於弛放。有不覺浮遊之擾者。故也。余友包襲明居士云。此身不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不足厭。一聚虛空塵。不戀亦不厭。方是逍遙人。襲明見地如是。其知泗州極有惠政。亦兼興佛事造橋。利濟萬人。一疾化去。蓋楊無爲之流也。

吾身有精純粹美之物。必於子後氣生時覺之。消受一會。其臟腑中有悶滯。肢節處有痾痛。亦必於子後氣生時覺之。可默爲注念。凝神以蠲蕩之。大哉真元之氣。天地之所以清寧。日月之所以著明。萬物之所以生生。不獨吾一身。

得私之者。人人有是物。奈何竟墮昏擾中。一不加省耶。

古人澄神之極。恥爲血氣所醉。今人擾神之極。求一醉血氣而不可得。或曰。血氣如何能醉人。曰。葆養之厚。盜盜欲溢。而無所屑越。氤氳盤旋。還以自受。是其醉也。一念卓豎。坦然明白。而不爲酣適之味所迷。是其醉而常醒也。

有一日醉。有一月醉。有一歲醉。有一生醉。一日醉者。缸面酒也。一月醉者。發醅酒也。一歲醉者。八月耐與中山千日酒也。有一生醉者。聲聞寂滅酒也。有千百萬億生醉者。佛醍醐仙沆蘂酒也。味之醇醲。迥然階級。顧未有不從醞釀中得者。三界聖賢。無如佛能造酒。其戒飲酒者。亦無如佛。卽聲聞所醉。猶所巖呵也。顧唯佛能造。能不醉。所以精液凝注。煨燼之餘。猶成舍利。舍利雖法寶中尊於佛。真際亦其糟粕耳。是在醒漢一參提之。

經云。至靜性廉。至樂性餘。人惟取於造化者奢。故終日勞擾。惟視己多所不足。故常戚戚。廉則自收縮。機念自息。餘則自舒展。結慮自消。故餘卽廉之所餘。而廉又餘之所養。非二事也。

與我最親曰精神。形骸次之。服食又次之。舍廬又次之。境地所寄。耳目所

周。又次之。眷屬朋儔同作息者次之。不同作息者又次之。餘則曠然與之疏外矣。然有二物與精神相貫。呼吸出入通一無二者。人却不知其親也。曰何物。曰天地生生之氣而已。

潔一室。橫榻陳几。其中爐香茗甌。蕭然不雜他物。但獨坐凝想。自然有清靈之氣來集我身。清靈之氣集。則世界惡濁之氣亦從此中漸漸消去。

戊辰八月十二日夜。在京師寶應寺僧房。夢頭頂一冠。身披一衲。同達觀禪師。又一仙者同跌坐。談道久之。余欲歸。二老曰。我輩同行。送汝到家。仙者曰。余曰。仙人文章。佛氏心腸。人皆笑我。我獨徜徉。子之謂乎。余曰。不敢。

內經曰。膀胱者。決瀆之官。化物出焉。其言肺。又曰。通調水道。下輸膀胱。蓋人身所化之物。唯溺爲多。以其爲濕蒸之氣。醞釀而成。若大腸所出。則物之渣滓耳。非所化者。若腎之精。肝之淚。肺之涕。心之汗。則又各乘感而生。非順化所出者。是以化物。獨屬之膀胱之溺。余嘗深察之。膀胱一臟。不獨化和氣爲物而溺出之。亦化病氣爲物而溺出之。凡病氣重。則小便必澁。病氣蘇。則小便漸通。人之一身能洩病氣無如膀胱者。膀胱之水洩。則脾土實。脾土實則肺金清。而

心火降。百骸自理矣。是故養生則以實脾爲樞。治病則以疏膀胱爲樞。

脾之能消磨水穀。非脾之能也。其曰脾形如刀。與胃相切。而以眼之開合爲度。益非也。余嘗深察之。水穀入胃。漸漸下當脾位。而脾之所處。實在命門之前。人生壯健。命門真火不耗。乃從子後發生。鬱蒸於脾。脾受其烹煑。若物之在瓶。鬲而置沸湯積火中者。自然糜化矣。人真火視外火。其力百倍。以故置物於外。經旬經月。未必臭腐。水穀入腸。隔宿解出。則臭不可近。此真火之猛燬也。何關磨切。與眼之開合哉。

禪者觀心。湛然一心。不知更有氣。玄者養氣。混然一氣。不知更有心。不知有心者。心一於氣也。不知有氣者。氣一於心也。心卽氣之靈者。若離於氣。則爲神。爲鬼氣。卽心之充者。若離於心。則爲遺骸。枯蛻。然仙人佛子所遺。往往爪髮生長。以其心靈所薰。旣久。生機不遽斷也。釋仙超脫之後。仍復身外有身。以其養氣旣厚。心靈吸攝。其精華影現自在耳。乃知心與氣。原非二者。仙釋之蛻。特其渣滓。鬼趣之幽。終必變滅。唯大覺聖人。不卽心。不離心。不卽氣。不離氣。非卽非離。亦卽亦離。不但分二。併不存一。所謂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不復可措言。

思矣。

人飯後卽睡臥。則食不消。非臥者眼合不翕張。脾不磨切而不消也。以食纔入胃。未降落至脾位。不當真火蒸煉之處。譬之甕瓶。隔於竈火沸湯之上。空處。則無從糜化矣。又食而臥者。必患脾疾。以食不當脾。真火爍脾之液。如空釜之受薪焰。能不病乎。病脾必爲黃疸。以食之堅實者。臥而留上。其飲氣則滲而流下。與火相蒸。安得不四注於面目皮膚而爲疸哉。

脾疾又有爲泄瀉溏便者。亦以真火衰薄。不能煉穀。或完穀。或半完之穀。與水俱下。其濕氣不受蒸。不能滲於膀胱而爲溺。是以爲泄爲溏。猶之漏田墮堤之不能勝水土。失其職之謂也。生土者火。故回精保命。以培黃房。固長生之根也。

語云。道在尿溺。余察之。道真在尿溺也。東坡云。要長生。小便清。要長活。小便潔。要延年。清小便。麻衣和尚之師。乃山中一老僧。每十日半月。一解大便。其矢圓潔如彈丸。落地硌硌然如磚石。此經真火久煉。若土之經窰燒。造爲磚坯耳。其人年二百餘歲。不疾而化。麻衣尚爲童子時也。

李赤肚禁人泄氣。遇腹中發動。用意堅忍。甚有十日半月不容走泄。久之則氣亦靜定。不妄動矣。此氣乃穀神所生。與我真氣相爲聯屬。留之則真氣得其協佐。而日壯。輕泄之真氣亦將隨之而走。小兒出痘疹。泄氣多者。不能起發。自縊者。初放下。欲絕未絕之間。必先用膝牢抵其肛門。若放鬆一泄氣。命卽斷矣。此見泄氣於人所關非小也。歛中有一朱姓者。傳一訣。只令用竹管套入肛內。一頭插於瓶中。五更一覺。卽放溺滿瓶。然後用管送下泄氣。管遇氣激動。若攪勻者。如此三五度。接得用紙絹密札口。煨煨火上。候傾出如金色不臭。卽成藥矣。每日稍飲之。饑可令飽。飽可令饑。久服不息。可以斷穀而仙。云此法得之山東濟寧二百歲人朱尙賢者。人或厭其穢。而唾棄不聽。然其意亦非茫無所見也。五更之溺。謂之壬水。穀神之氣。謂之丁火。以人身真水真火之寓於濁中者。挹取而煨煉之。是亦還陽之小術也。昔白紫清真人修煉內丹。垂成。忽一旦大泄。氣不可止。乃有啞子咬破舌之驚懼。又有重斫秋筠節之策勵。方得以再整精神。了此大事。泄氣豈細故哉。余特秘而識之。以達赤肚之旨。

道人養成。每五更子後腹中有風雷海浪之聲。此氣壯乘陽生時發動。而

上下關竅閉密。不容外逸。所以排蕩作勢耳。動久漸息。復歸無事。所謂根深寧極也。從此不論歲月。積累數足。因然撞破天門。超遙上界矣。

心不留一念。氣自得其平。事不加一心。理自得其當。蓋有念之心。不能馭氣。無心於事。乃能順應耳。吾嘗嘆人終身學道。而營營然自望有得。終日應事。而茫然不知此心何處安着。此皆大惑不解者也。

知止堂。雲間夏世澤所居。趙魏公書扁。夏氏有名椿者。事其兄杞如父。孝友敦義。家有義塾。賓禮名儒。以訓里中子弟。捨田五百畝。養遊士。家又有書畫樓。藏法書名畫。楊鐵崖諸公。往來其家。予所藏黃子久谿山長卷。款云作於雲間。夏氏知止堂者此也。

里中常賣持一卷來云。是南宮書。諦視書法。從顏魯公爭坐位帖。與懷素黃素千文來。故筆緊而意圓。轉捷而神滿。淺觀者見其若出於無意。而不知其平日劃被書空。純以心精孃孃。追躡於太虛者。良獨苦也。所書言句。是永明壽訓誠禪徒之語。必是南宋高衲所爲。蓋語有袈裟下失却多矣。數字必非士大夫所掀耳。黃長睿每嗤土著之鄙遇。晉宋人書小有意者。輒稱二王。如當時別

刻一卷。不知姓名人書。又何譏焉。此卷溷稱米蹟。固是瞽說。若忽而棄之。亦吾輩之責也。鈎存笥中。俟哀聚諸失姓名者。刻之亦妙。

十酒贊 麩麥之精。黍稷之英。養以火齊。淪以淳清。酒有自然之味焉。尊生家稍輔以藥物。貴其得將而善達也。若夫幽人韻士。集奇芳。致靈氣。必有草木之滋。亦不拒也。內子沈恭人。頗善釀法。無冬無夏。列置名醞。必十數品。令余父子祖孫。日陶陶遊太和之鄉。用以挾文藝而藹慈孝。恭人之功也。每品錫三十二言以彰之。

枸杞酒 秋翠濛濛。百珠綴叢。火齊的爍。雲露泫空。夜吠之根。膏腴上融。併蘖靈化。皓首成童。

何首烏酒 皤皤何叟。茹草涅顛。搜厥本根。礪砢如拳。含膏吐滋。以飴玉仙。主者錄功。移封酒泉。

人參酒 紫團有精。肖形唯人。氣益我氣。神領我神。元化大母。乳育羣生。醞釀一加。點滴俱春。

女貞實酒 青青之柯。凌冬不腓。琲琲寶粒。鳳啄之餘。味澹以嗇。氣清而

虛吸彼婺精。輔我老癯。

地黃酒 中正之德。大地含膏。靈瑞所茁。乃根乃苗。醫父湯液。咬咀爲勞。麩生挾之。悠然一瓢。

松針酒 廬阜五粒。富有苾芬。剪彼翠鬣。蒸斯白雲。風味迥別。亦勁亦醇。蕩滌我胸。漱五千文。

梅花酒 灼灼寒葩。未與鼎謀。浮香入甕。有斯黃流。甘非蜂釀。夢與蝶游。羅浮之賓。以勸以酬。

竹葉酒 宜城之胤。締好渭潯。七子翩翩。稽阮是親。空腸雷殷。芒角忽生。凜以風霜。筆有典刑。

甘菊酒 花燦金錢。根走龍蛇。飲谷而壽。仙村是家。我掇落英。汎彼流霞。不煩度嶺。遠求丹砂。

福橘酒 戲搯珍苞。香霧噴手。愛茲奇馥。以投我酌。霜林月高。石窟泉溜。陶然獨醉。幸謝巴叟。

文湖州李薊丘寫竹全體。玉立亭亭。枝葉四布。所謂自蝟腹蛇跗。以至劍

拔十尋而上。須備雄姿傑氣。干霄蔽日之勢。方稱合作。東坡松雪。乃有單枝折幹。若巨石壓殘霜。剪剪落。如掣美人之襟。握談士之塵。雨灑半雲。風飄片雪。正於少處逞奇。又若剩中現妙。西子臨去眼波。文君琴餘指撥。非具上機。未堪證入也。

淳化帖以南唐建業文房帖爲祖。而稍損益之。建業帖。李主重光所爲。經韓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淳化所益一二。由侍書王著裁入。是以長睿元章多有彈擊。嗣後大觀元祐淳熙。俱有摹勒。諸州鎮潭絳汝黔戲魚閱古羣玉悅生等堂。私家寶秘。非不人人靈蛇荆璧。而以視閣本。瞠若也。然余於眉公先生處。得觀王文肅公所藏祖搨一本。較人間所行本。眉低二指。行數字數俱互異。後於年月鐫勒。下有臣王著三字。紙厚搨濃。點畫圍重。似此爲供御物。而所賜兩府諸王者。特其副耳。今天下視泉庫本。前後湖莊本。以爲極則。豈復能精攷深辨耶。顧翰林論著。所貴古人書法。士大夫誠悟徹書性。則目光激射。自有不能懣者。老衲曰。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此旨也。客偶攜示華氏所藏本。墨法勻淨。映帶有味。斷在泉庫湖莊之上。而稍後於賜本者。宜華氏襲藏之也。吾一

眼射之矣。

歎友吳循吾。少豪放。喜聲律。晚年拓落。寓居武林吳山。松關竹屋。脩然如在塵外。家有伽南觀世音像二軀。大者高幾三尺。小者高尺餘。皆糖結之精者。供置室中。奇香溢於戶外。誠異品也。甲戌初夏。過予恬致堂。攜一木癭鼎相示。天然有兩耳三足。週身文理。感縮成雲雷獸面之狀。色瑩淨如黃金。撫玩竟日。爲作歌以紀之。歌曰。木鼎非範金。雲霞自陶鑄。空山無良冶。雕鑄亦非處。野火燒枯株。泉溜暗相注。上亦轟雙耳。下亦岐三柱。齟齬夔螭蟠。鬣鬚鳳鸞翥。黃日突海濤。紫英發山樹。摩挲耀光澤。文彩炳然著。吾友歷落人。幽奇每延佇。天忽畀此物。攻堅殫神智。剗中有所容。筍蕨不以貯。竹風飄翠縷。松爐吹紅炷。華陽十賚中。缺此亦欠事。常笑彌明翁。頑石勞險思。何羨魯廟陳。聊供蕭臺治。木火自宣發。無煩蓐收氏。盡讀蕊笈書。攜上蓬萊住。

客持示吳匏庵喜雨噫字韻詩卷屬和。皆一時名碩。因錄存之。

次韻任太常雨中見寄

矮屋哦詩發長噫。前債未償仍後債。園中雨急水暴增。滿地江河失疆界。

敗牆欲壓走避之。蚤受鄒軻知命戒。只今一雨八月餘。小犬隔籬應吠怪。簷角俄驚瀑布流。槐梢不見蟲絲絳。恍然置我吳淞間。拍岸風濤殊澎湃。此時此意屬何人。只許玉延亭主解。天工聊作小兒嬉。來獨何遲去何快。晚涼芳草徧池塘。一躍青蛙不嫌隘。褰裳行水過菴畦。短杖臨流自疏殺。狂風拔樹隔東隣。却笑呼童氣全懣。

此作甚粗不足觀。因來書姑錄去耳。壬子正月廿八日。寬在京師寓館。書寄雲翰琴師。

六月炎風發狂噫。閉門避客如避債。自春徂夏雨無滴。朝來一瀉瀰世界。寒氣粟肌披絮衣。客居調攝慎須戒。書生乍到悔無及。琴客遠來吁可怪。江湖空闊樂鷗羣。何慕京塵尋冒絳。雨過過我水滿室。床足流聲猶泚泚。着屐接客手詩篇。口不待開心已解。匏翁此作次仙卿。韻脚妥貼真痛快。坐君向晚燈火出。壁角稍乾愧蝸隘。盤飧雖少酒有餘。登拜獻酬禮俱殺。月明吟罷鶴舞庭。洗盞更斟忘疲憊。雲翰世爲吳下琴師。丁未來京中。過予旅次。持宮諭吳先生所贈詩索和。時大雨初歇。室中水盈尺。坐水夜飲。燈下爲書之。杜

啓。

東方未明宿醒噫。盥櫛不遑苦詩債。昔年海月庵中篇。何時已落江南界。推窗秋雨正溟溟。知釋聖心蚤齋戒。六月十二風雨詩。此月此日雨仍怪。農夫方幸桔槔息。行客又望蠅螬絰。重屋坐聽入簷聲。迸落斜溝益澎湃。漫空何來天欲傾。呼兒登樓命其拜。東南水鄉得之喜。齊魯赤地諒尤快。大洋汪洋然納不知。溝澮遽溢何其隘。疲癯滿目實可憐。米價騰湧宜少殺。佇看一斗仍三錢。湖湘販賈機心憊。晨起懷賢樓值雨。適琴士楊雲翰。持吳少詹原博京居雨中詩卷至索和。因率爾步韻。弘治癸丑夏。奉勅提督廣東糧儲左參政瓜涇徐源。

旱連八月衆口噫。一雨快心如脫債。大傾牆壁洞四隣。昔不相通今失界。庭除浩渺開陂塘。稚子狂嘻老人戒。北方地亢見不常。比似江南何足怪。虛簷雜樹互淋浪。萬脚牀牀拂雲絰。玉延亭主坐恍然。兩耳不勝喧衆湃。新篇志喜發所感。草木欣欣亦相解。楊君尋聲譜琴操。座上一彈人各快。卽書此稿答高絃。匝匝長牋蟆體隘。辭方歐老不多讓。字與坡翁無少殺。持歸詫我

索和章。把筆茫茫思先備。長洲沈周和。

瓊篇難和屢發噫。勞君督促如索債。吟才局束已不堪。昔雨今晴况殊界。江南水患夢猶懼。君何健語不知戒。拙鳩聒聒不獲已。白日商羊無乃怪。想當君在玉延亭。賢主相看忘身絀。清煩洗垢情朗然。共喜庭前勢滂湃。人生適意萬事佳。故國其魚信未解。太卿珠玉又飛來。對雨高歌聲痛快。鏗然繼響。繁十數。險韻尾賡真已隘。請君更作祈晴篇。蜥蜴餘謠直宜殺。今年雨師似恤下。欲作頌焉吾未憊。守素向寓今相國。延陵先生京館。因得都城喜雨之作。和者數公。時予亦成此章。今十二年矣。守素下世。卷亦亡去。暇日爲其子季靜補錄一過。今雨不來。可爲一歎。甲子六月。祝允明志。

風作雨勢萬竅噫。閉門無主索詩債。因閱蒙莊秋水篇。馬牛不辨沒經界。燕臺高處望三吳。父老驚將庚午戒。只以人事應天變。天瓢傾瀉何可怪。空中無數落蜻蜓。萬顆跳珠蛛網絀。千林俱晦入混茫。四海欲立駭滂湃。電走雷轟怒若觸。虎爭龍戰勇莫解。若沛甘澤濟大旱。匪特人快我亦快。須臾廓清見沾足。天地不礙孰云隘。五雲閣吏白石翁。踏鴻仙去悲何殺。吳山聽雨

動商聲。我思故人覺神憊。崑山黃雲和韻。

吳文定公妻兄沈先生相繼仙化。同時以文學名世者。今惟僉憲杜先生。在如漢魯靈光。雲退隱婁曲。相去三舍。不獲扶杖履從後。聆教益爲恨。若和文定公詩式。繼石翁及先生尾。實爲慚惶。俾季靜呈似左右。庶知雲勤倦之意云。正德六年九月十日。雲再言。

疾風排空動天噫。學士閉門酬筆債。黑雲堆墨雨如傾。咫尺不辨東西界。怒號萬竅欲崩奔。掩戶收書若相戒。世情反覆亦常態。天地晦冥何足怪。空齋嘿對萬慮輕。心迹曾無一絲絳。漫看平地走江河。高屋建瓴殊澎湃。就中靜息至理存。有口不言心獨解。須臾風定雨亦收。景物如新意俱快。廓然胸次掃清氛。萬里平吞九州隘。詩成流出和者希。白石丹巖殊不殺。到今三十七經年。吾試追之心力憊。戊子臘月七日。後學文嘉爲季靜楊君追和吳文定公京師喜雨之作。

子林居多暇。士友索書者坌集。因戲定規條。以示掌記曰。大滌洞左界翰墨司。散仙竹懶。示諭掌書僮等知悉。邇自漁郎啓閥。鳥逕通幽。雖彌明非世俗。

之書。而楊許洩真靈之授。何妨灑墨。聊戲搏沙。既開乞署之門。且撒躲婆之石。凡持扇索書者。必驗重金佳骨。卽時登簿。明注某月日。編次甲乙。陸續送寫。不得前後攙越。每柄爲號者。取磨墨錢五文。不爲號三文。其爲號必係士紳。及高僧羽客。方許登號。不得以市井凡流。蒙蔽混乞。每遇三六九日辰刻。研磨好墨。量扇多寡。斟酌墨汁。稟請揮寫。如乞細楷者。收筆墨銀一錢。磨墨錢亦止三文。寫就藏貯候發。亦明白登記。某日發訖。其有求書卷冊字多者。磨墨錢二十文。扁書一具。三十文。單條草書。每幅五文。紙色不佳。或澆薄滲墨者。不許混送。昔山陰饒口。自籠羽人之鵝。莆陽奢望。竟驅暱友之婢。我悉貸除。以潤汝輩。汝輩既居橘粟。尢葛之儔。應修玄楮泓穎之職。恪供乃事。勿橫索也。崇禎己巳閏月示。

此竹懶初脫京塵。乍親林影。日長無事。曲狗交知。作此遊戲籌略。年來眼暗興頹。一意以納息爲務。鋪席將收。招牌可揭。僮輩其各秉犁鋤。助我灌園。勿深仗毛錐子也。癸酉小雪後一日。懶翁再題。

成弘間有士人白麟。專以伉壯之筆。恣爲蘇米黃三家僞蹟。人以其自縱

自由。無規擬之態。遂信以爲真。此所謂居之不疑而售欺者。蘇公醉翁亭草書。是其手筆。至刻之石矣。米書師說亦此公所爲也。

古人不貴小楷。謂之隸書。爲胥隸所書耳。梁武帝勅臣下書疏。皆用行。狎筆自書。唯署名稍謹耳。唐文皇令三館諸生。寫道釋諸經。以其楷正。名經生體。士大夫不爲也。竹雨弟屢要余作楷。余目昏甚苦之。爲作一絕。以冷其意。然實書家正論也。鴨頭狸骨擅雄奇。不數銀鈎薑尾齊。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虞褚隔雲泥。

庚千秋。購得項氏所藏梅花道人竹譜一冊。首幅題萬玉叢三字。王西園一鵬所書也。筆勢道古可愛。次則梅老行書。東坡箕營谷竹記。款云梅花道人爲佛奴畫竹譜。書此記於卷首。至正七年庚寅夏五月一日。雨牕筆。

後又題云。曹操字孟德。感太尉橋玄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自爲祭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徂歿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忽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哉。

又題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

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竹凡二十幅。皆有題識。

一幅 擬與可筆意。

二幅 簡齋詩云。意是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梅花親書也。

三幅 東坡先生有詩云。老可曾爲竹寫真。小坡東坡子邁。今與竹傳神。

至正乙丑間。有客自天申來。持小坡竹石。爲余觀。得見真蹟。因誦簡齋詩云。意是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書至此。陡覺意趣似有所得。古人畫竹之法。當先師意。然後以筆法求之可也。倘得意在筆前。則所作有天趣自然之妙。如其泥於筆法。求之形似者。豈可同日語耶。因作此紙。爲佛奴寶之。吾老矣。惜其所學欠精。後生者當有精力之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略親於研池遊戲。終勝別用心。亦不可終焉。溺於此。但能玩而不流。斯可矣。至正庚寅夏五月一日。梅華人戲墨于檣李春波陋室。

四幅 俯仰元無心。曲直知有節。空山木落時。不改霜雪葉。此懸崖竹。如

此立意可也。梅華道人戲墨。

五幅 東坡先生守湖州日。遊何道兩山。遇風雨。回憩賈耘老溪上澄暉亭。命官奴執燭。畫風雨竹一枝於壁間。題詩云。更將掀舞勢。秉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恰似腰肢裊。後好事者刻於石。今寘郡庠。余遊雪上。摩挲久之。歸而戲筆爲之。不能彷彿萬一。時梅雨初歇。清和可人。佛奴出紙冊索作竹譜。遂因而畫此枝。以識歲月也。至正十年夏五月一日。梅華人年已七十一矣。試貂鼠毫筆。潘衡舊墨。兒誦論語熟。

六幅 有竹之地人不俗。而况軒窗對竹開。誰謂墨奴能倒景。一枝移上紙屏來。梅花道人一日與人寫紙屏而作此枝。佛奴索寫此詩于譜下。遂爲書也。至正庚寅夏五月十三日。竹醉時。

七幅 入幅相接。晴霏光煜煜。曉日影瞳瞳。爲問東華塵。何如北窗風。梅道人戲墨於醉李春波門。笑俗陋室者。飲冰先生以樗翁所書笑俗二字木刻示余。揭之陋室。爲問俗之移人。而賢者猶不能自免。而况愚者而能免之乎。俗之可笑不可笑。何則。蓋習氣所積化之而然也。然而俗之果可移人。而人

果不可移俗者乎。使其喜名者而乏才識。喜利者而尚浮華。皆習俗移人而然焉。間有墮于其中而自覺者。得非心出天賦。人能移俗者至是乎。俗果可笑乎。果不可笑乎。因誦東坡詩。士俗不可醫之句。先生乃掀髯大笑。捧腹出門。疾走而去。余遂歌曰。我有淵明琴。長年在空屋。客來問宮商。胡盧捫軫足。幸俗不可醫。那使積習熟。我懶正欲眠。清風動脩竹。

孔子過衛。公孫青僕子在淇園。有風動竹。蕭瑟團欒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謂青曰。人不肉則瘠。不竹則俗。汝知之乎。梅華道人寫至此。遂寫竹以破俗云。此下紙角畫短篠一枝

至正庚寅夏五月。時窗雨未霽。筆倦少息。

九幅 晴霏光煜煜。曉日影瞳瞳。爲問東華塵。何如北窗風。梅華道人戲作此紙時。南風初來。高臥窗下。風到竹邊而迴。微涼可愛。因有此作。書此以識其異也。至正庚寅夏六月。庚寅二字係朱文小印。

十幅 我觀大地衆生。俗病易染難去。由然興起慈雲。霏爲甘露法雨。此詩息齋道人畫竹于臯亭僧舍題云。因倣其作。遂書此云。至正十年夏六

月十日。梅沙彌隨喜而戲墨也。

十一幅 逕深茆屋陋。樹倚夕陽斜。行遍青山路。何丘不可家。至正庚寅夏六月。梅華老戲墨也。

十二幅 竹窗思閒寂。銅博香委曲。胸中無用書。寫作湘之綠。

蟬聲初響。凌霄花開。南風時來。清旦蕭蕭爽氣。如在西山。拈筆偶書至此。佛奴習右軍書。讀孟子。六月九日也。梅道人戲墨。

十三幅 抱節元無心。凌雲如有意。寘之空山中。凜此君子志。

梅花道人爲佛奴戲此竹。書此詩。當此日。習此枝。成不成。奇不奇。口不能言。心自知。聊寫此語爲娛。嘻。梅老寐語也。

十四幅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梅老戲墨。時客至退而書也。

十五幅 鮮于伯機題高房山墨竹詩云。涼陰生研池。葉葉秋可數。京華客夢醒。一片江南雨。至正十年夏六月九日。因南窗孤坐。拈筆寫此紙。以識歲月也。梅道人戲墨。

十六幅 昔游吳山之陽。玄妙觀方丈後池上絕壁。有竹一枝。俯而仰。因息齋道人寫其真於屏上。至今遺墨在焉。憶舊游筆想而成。以示佛奴。以廣遊目云。

十七幅 輕陰護綠苔。清風動紫籜。未參玉版師。先放揚州鶴。梅老戲作于廣除之東客位且喫茶處。

十八幅 愁來白髮三千丈。戲掃清風五百竿。幸有穎奴知此意。時來紙上弄清寒。梅華道人戲墨。時驟雨忽至。清風浮肌。至正庚寅夏六月十五日也。

十九幅 梅華翁寄興于椽下。

二十幅 董宣之直。嚴顏之節。斫頭不屈。強項風雪。梅花道人戲作雪竹之法。

竹懶曰。梅華道人嘗寓居春波里。正與予家同閭。所謂春波客舍。夢覺窗笑塵陋室者。彷彿在咫尺間也。予前後所收竹石十餘軸。昨歲命工鑄其最入意者八幀於石。搨而裝之。可成小屏。以公同好。今又得此譜。梅老畫竹法。

可謂大備矣。恨予老癯，不復能學。獨有精神，相爲往來耳。

李伯時山莊圖。余已有其粉本。今又見設色一本。絹素沉厚。布置井井。較粉本又別作調度。古色照人。不易得之物也。

王維別業在輞川。一花一草皆清妍。後來何人繼往躅。江南山水稱龍眠。龍眠山人李高士。平生逸興凌雲烟。山莊夔出人世外。亦有佳客同周旋。胸中浩蕩負奇氣。眼底脫略無塵緣。當時雅望號三友。配昔竹林稱七賢。青山千疊倚天表。綠陰萬頃春芊綿。銀河半掛石壁上。瀉作一道飛來泉。百年圖畫見佳勝。何用物外求神仙。余生夙抱林壑趣。每思躡屐躋層巔。三山旣空五嶽遠。况乃匏繫徒興憐。瑣闥春深白日靜。搖搖心緒如旌懸。昔人已去不可作。山川靈秀終依然。何當假羽丹山鶴。往訪遺蹟松蘿邊。

李伯時風流文雅。推重當世。嘗畫龍眠山莊。擬王摩詰輞川別業。識者稱爲無愧。今此圖蓋山莊舊景也。畫中三友。一爲伯時。一爲其弟德素。一爲里人冲元中。伯時與二人者遊。猶輞川之有裴迪也。當其逍遙吟詠。自適其適。悠然出於萬物之表。置身神仙洞府間。彼世之富貴榮辱。烏足動其中。一時

志趣亦可以自豪矣。數百年來覽畫中景象。猶使人飄飄然有凌雲之思。吳中朱以言氏藏此圖。求余題。因賦詩以歸之。翰林王汝玉題。

顛崖百疊瀑雷喧。濕翠遙青別有源。我願杖藜來谷口。也應分席聽啼猿。一代何人稱畫史。三吳此日見詩仙。畫中詩卽詩中畫。底用區區慕輞川。道鄉孫子明時彥。購得龍眠舊日圖。一自坡翁題品後。此文此景世應無。予友錫山鄒佑之所藏宋李伯時山莊圖。東吳王文靖公題詩其上。圖旣奇勝。詩亦清婉。蓋二絕也。昔東坡居士嘗稱此圖。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蓋天機所合。不強而自記。今觀於此。信然。故爲題三絕。而併識其語以歸之。時成化己亥中秋日。朝請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學士晉陵王僕書。

自昔仕進之士。於公居第宅之外。擇夫山林勝境。築室其中。謂之別業。別業者。謂別所營也。昔崔寬之於城南。王維之於輞川。皆是也。休沐則以時而至。告歸則將終老於其間。蓋徜徉逍遙。酣觴賦詠。以爲平日臨民事上功最

之攄。匪徒曰。極視聽之樂爲終焉計而已。宋龍眠居士李公麟。繪其山莊圖。以彷彿前人之幽致。乃元符中肆意泉石。而歸老所作者也。始余嘗聞輞川圖。脩然絕塵。恨不迹其地。以辯其境。今觀是畫。林澗雲壑。位置固異。所謂歌湖柳浪。茱萸派。辛夷塢。恍若與目迎接。形留神往。隨卷中人。冥交於數百載之上。蓋清趣固無不同。而樂爲有優矣。矧居士挾公庚元中一時清流。舉目四顧。手指足踐。其快意爲如何耶。乃爲詩四章。以極道其意。曰。通籍歲云幾。倏然及暮旬。始抱丘壑願。及茲蛻紛紜。釋位投珪章。還山恰隱淪。烟蘿翳長術。松磴延白雲。爰有攜手朋。亦得靜者倫。華林春葱蒨。暝嶂夕氤氳。觸石水紋迴。橫梁徑踪分。步苔蔭竹色。瞰谷聞蘭薰。莊生遊濠梁。謝公臥青門。昔賢非吾徒。可以謝人羣。其一公器無多取。尊生不外求。烟霞負痼疾。邈欲窮冥搜。幽栖面遐壁。卜築倚層丘。飛瀑儼百仞。古松若千秋。摘芳涉淺渚。汎觴遵上流。道逢抱琴人。相見語綢繆。耳聞采樵者。放歌度林陬。累捐神愈暢。意愜景彌幽。別墅欣有託。輞川自相侔。逍遙廣漠區。是爲采真遊。其二躋險陟雲梯。葺茅結幽室。開扉傍籬表。復與市途隔。門無六時事。座有千載籍。清挹林

下風。翠愛水中石。負饒斷黃精。提筐拾橡栗。窅窅天籟靜。冥冥晝景寂。歎邀
室中人。偃仰任所適。語延支道林。坐揖陶貞白。頽年學繕性。久慕養生益。相
將鹿豕羣。永斷人間迹。其三兼山遞盤蔚。屈逕緬回通。破中轉綠澗。天表疊
青峰。湍響水崩奔。篠密石蒙龍。蕙帳燭孤月。嶺猿吟緒風。彈絲慰遊客。挈榼
候歸童。賦詩招劉紆。移文誚周顥。雅望偕二子。公庾及元中。慚余能寡劣。早
荷留微躬。銜環情未展。詎便躡高踪。徇果南歸請。謝事遙相從。其四吳下重
齋盧儒題。

李伯時山莊圖一卷。共六幀。造境奇奧。命意高遠。丹青粉墨。沉森峭蒨。展
閱之際。若坐龍湫雁宕間。嵐光浮杖屨。飛流濺衣袂。使人飄飄欲仙。所謂相
如奏賦。而漢武氣如凌雲。信繪事之神品乎。此卷行筆設色。與伯時平日之
作不倫。大類馮太史家王維江干雪霽。項子京家盧鴻草堂高典。客家郭忠
恕輞川三圖畫法相出入。乃知師心匠意。雖作者苦心。至於蹈軌希蹤。非集
彼衆長。安足成一代之能事哉。卷尾舊有蘇長公諸賢題識。當思陵朝。爲龍
大淵曾覲輩。妄肆翦裁。故一時御府之藏。悉無跋語。覽者往往拊膺。聞此圖

出自分宜相君。今歸梁溪華氏。奇琛異寶。宜爲神物呵護耳。太原王穉登書。
竹懶曰。龍眠山莊在舒城縣西三十里。春秋山。春秋山者。土人作祠祀古
舒明王。其祠以春秋月成。故名春秋山。其地乃舒中羣山會聚之處。備巖巒
泉洞之勝。伯時樂之作山莊。隱居其中。與山中父老。爲四時賽神之曲。其弟
公寅與伯時同趣。蘇黃諸公俱與遊。坡公有詩贈之云。歸老與君同活計。如
雲鵝鴨散平坡。其野逸之致。可以想見。蓋此圖宜云龍眠山人之莊之圖。不
宜曰龍眠山莊圖也。龍眠山在舒城西八十里。已入桐城界遼遠矣。李氏昆
季愛其名。特用以爲稱耳。又王翰林題語。有里人冲元中之目。竊以冲爲僻
姓。舒之文獻。未有載冲姓者。攷伯時又有一弟。名冲。字元中。伯時寫蓮社圖。
而元中以細楷標識之者。卷軸磨泐之後。豈翰林公因是而有誤耶。宋之名
蹟。有蘇黃題語者。宣政間多所剪落。迷其源委。金之明昌。元之天曆。多遭謬
鑿。因而潰亂者。不可勝指矣。此猶得見伯時面目。宛然盧鴻一王摩詰家法。
無可疑也。亦多幸矣。其繆刺處。偶有記憶。不得不一一摭及。以俟具眼者定
焉。

盛子昭畫葛雉川移居圖。余於項氏見。闊幅懸軸。絹素沉厚。布置雄偉。樹石奇詭。烟沙出沒。翁媪騎乘。一犝一牯。家具一二。挑琴阮卷軸。雜置無序。婢僕四五人。蓬頭赤脚。不施嚴飾。一力奮未前驅。意皆望莽蒼進發。蓋移居在途景也。今又觀此卷。氣象發舒。人物偉麗。侍從什器。皆有加。又作室宇堦城。弘廠軒豁。侍女膚髮秀膩。不徒祖述稜伽道子。而實兼恕先周昉之能。蓋子昭筆之絕不易得者。然諦視之。卷雖長。而前後作大樹五六分。占界址。卉木華滋。鶴鹿馴擾。有洞府仙居之象。蓋移而已到之景也。古人重複作圖。必臨時匠意。不泛不襲。斯其爲傑製也。塊居簡出之人。耳目寥寂。方思與溟滓者遊。求觀物之竅妙。何意勝友轉致妙蹟。得縱橫快觀如是哉。幸矣。幸矣。

吳文定公寬爲學晚成。少難一澤宮之選。有咎鬚文。祛睡魔文。其精苦刻厲可知也。遂援俊秀例入胄。所業益精暢。洪博嘗見其手抄。

太祖皇帝文集。端楷整粟。後竟掇危科。以書法擅代。信天之成就名碩。不在一時佻躁。而鼎呂明堂之器。不妨以遲鈍得之也。今石來飛攜來許一卷。蓋公北上所歷程途。而隨手錄之者。因悉爲副墨。以備遺忘云。

吳城至京歌

楓橋解纜鐘聲早。澣墅行行日初曉。望亭過去是新安。錫山回首南門道。毗陵一水穿城過。孟瀆聞下帆檣多。船頭祭神各澆酒。問神明日風如何。開江直至瓜洲壩。風濤滾滾從東下。金焦削出青芙蓉。樓臺掩映真如畫。揚子橋邊春浪平。行人便覺離愁生。揚州樹接廣陵驛。邵伯水浸高郵城。界首門前聞布谷。寶應湖邊雨初足。淮陰城下陰淒淒。王孫芳草愁人綠。長淮之水青如苔。黃河水從天上來。移風曉淺清江閉。福興晚漲新莊開。桃源行盡聞雞犬。崔鎮人家應不遠。鼓城烟起宿遷昏。直河水落沙坊淺。石城峨峨古邳州。推篷不覺臨雙溝。房村水急行不得。三洪倒瀉從東流。北上猪多易食肉。子房留廟遺城曲。沽頭上下少人家。沛縣荆榛接平陸。歌風臺上偏淒涼。夕陽荒草眠牛羊。硯溝黑繞玉皇廟。叢林紅映師家莊。仲家新店有石佛。濟寧流水分南北。草橋跨水耐牢坡。畫船櫓鼓安山驛。張秋七級連東昌。酒味便識梁家鄉。臨清風俗苦不好。娼樓臨水招行商。武城人去絃歌絕。甲馬營空浸明月。坊前吹笛斷人腸。今夜還歸故城歇。德州聽罷山東歌。前程便是連

兒窩。東光絲熟吏催稅。磚河雨急魚披簑。東岸長蘆聲瑟瑟。興濟流河泥沒膝。雙塘靜海地偏低。瀆流楊柳青青色。直沽通接來魚蝦。尹兒灣口多桃花。蒲溝近接老米店。楊村遠帶蒙村沙。昏鴉飛度河西務。落日全收魯家塢。隔烟燈火照黃昏。攀層路口無船渡。蕭家林內雞啞啞。張家灣裏船如麻。僮僕晝飢少筋力。道旁便問驢騾車。帝城日出人如蟻。飛沙撲面東風起。萬方玉帛走如雷。九重金闕青雲裏。去年我亦從南來。獻策欲展胸中才。天風暫屈萬里翻。壯志未必終蒿萊。山水迢遙路重疊。丈夫何事輕離別。試歌一曲請君聽。功名莫遣頭如雪。